

適園叢書

張宗祥



太平治蹟統類卷三

宋彭百川撰

太宗聖政

太平興國二年上以疆宇至遠吏員益眾思廣振淹滯以資其闕顧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於科場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謂致治之具文到西京雖門戶尚闕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盡收其圖籍惟蜀江南多得蜀書一萬江南書一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天下書復集三館篇帙稍備自梁氏都汴正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爲三館湫隘纔蔽風雨周廬徼道出於其側衛士騶卒朝夕喧雜每諸儒受詔有

所論撰卽移於他所始能成之上初卽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卽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章輅院別建三館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棟宇之制皆親所規畫自經始至畢功臨幸者再輪奐壯麗甲於內庭

三年二月丙辰朔詔賜名爲崇文院西序啟便門以備臨幸盡遷舊館之書以寶之院之東廊爲昭文書南廊爲集賢書西廊有四庫分經史子集四部爲史館書六庫書籍正副本凡八萬卷策府之文煥乎一變矣

十一月丙申合祭天地於南郊大赦國初以來南郊四祭及感生帝皇地祇神州凡七祭並以四祖迭配上卽位但以宣

祖太祖更配於是合祭天地始奉太祖升侑焉

六年三月詔中外文武百官等自今或知民間利病及時政得失上書直言無有所隱

冬十月癸酉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應運統天睿文英武大聖至明廣孝凡三上乃許之

十一月甲辰改正武德司爲皇城司上嘗遣武德卒潛察遠方事有至汀州者知州王嗣宗執而杖之縛送闕下因奏曰陛下不委任天下賢俊而猥信此輩爲耳目竊爲陛下不取上大怒遣使械嗣宗下吏削秩旣而怒解嘉嗣宗直節令遷其官 庚戌上親享太廟 辛亥合祭天地於圜丘大赦御

乾元殿受冊尊號先是有秦再思者上書願勿再赦且引諸

葛亮佐蜀數十年不赦事上頗疑之以問趙普普曰國家開
勅以來具存彝制三歲一赦所謂其仁如天堯舜之道也劉
備區區一方無足師法上然其對赦宥之文遂定

七年四月以樞密直學士竇偁中書舍人郭贇並參知政事
五月上謂趙普曰朕每讀書見古帝王多自尊大深宮嚴凝
誰敢犯顏言事若不降情接納乃是自蔽聰明或喜賞怒刑
豈能服天下之心哉普曰帝王若賞罰無私內外無閒上求
其理下竭其誠馴致太平不爲難事上又問治民之道復有
何術普曰陛下恤念生民每問利病無不卽日施行古聖王
愛民之心止於此矣

六月刪正字學或薦趙州主簿成都王著有家法甲戌遷著

作郎充翰林侍讀

冬十月上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爲規戒又謂趙普曰朕撫御萬方固不能家至戶到但持其綱領行其正道以齊一之鄉者偏霸培克已除去矣更俟五七年當盡減民租稅普曰陛下愛民之意發於天心惟始終力行之天下幸甚

四月改講武殿爲崇政殿

六月上謂近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以觀其材庶使巖野無遺逸而朝廷多君子爾朕每見布衣縉紳閒有端雅爲眾所推譽者朕代其父母喜或召拜近臣必爲擇良日欲其保終吉也朕於士大夫無所負矣上又謂宰相曰

曰唐置採訪使蓋欲察官吏善惡民閒疾苦然所命者官高則權勢太重官卑則威令不行又所過州縣承迎不暇豈能審知利害但虛有其名耳曷若謹選羣才各分任使有功有過賞罰分明但國家選才最爲切務人君深居九重何由徧識必須采訪苟稱善者多卽是操履無玷若擇得一好人爲益無限古人言得千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利劍不如得一歐冶此言殊有理朕孜孜訪問止要求人庶得良才以充任使也趙普曰帝王進用良善實佐太平之理然於采擇要在得所蓋君子小人各有黨類先聖謂觀過各於其黨不可不謹也上然之

七月參政郭贄坐事黜之荆南中書性趙普宋琪等普恩禮

稍替將復命相廷臣獨李昉宿舊上以琪先入當班列昉上

庚辰琪加刑部尙書昉守本官參政

八月詔軍國政要委李昉撰錄

九月乙丑上謂宰相曰朕視萬民如赤子念其耕稼之勤春秋賦租軍國用度所出恨未能去之比今兩稅三限外特加一月而官不體朝旨自求課最恣行捶撻督令辦集此一事猶傷和氣宜下詔申儆之乃詔諸州長吏察訪縣屬有以催科用刑殘忍者論其罪一又謂宰相曰民訴水旱即使檢覆立遣上道猶恐後時頗聞使者或逗遛州縣慮賦稅違期日行鞭箠民亦俟檢覆改種若此稽緩豈朕勤恤之意乎自今遣使檢覆其地之遠近事之大小立限以遣之

十月上又謂宰相曰近日內外政事漸成條貫遠近官吏無
不畏謹朕思之不覺自喜日行好事利益於人便是修行之
道假如飯一僧誦一經不知何功德朕夙夜孜孜固不爲己
每焚香惟願民庶安輯不近理之事斷不爲也大凡爲君爲
臣常宜兢畏不可放逸後唐莊宗夾河相持千征萬戰備嘗
艱苦天下甫定便恣溺惑不及三年果致傾覆若此可爲鑒
戒宋琪曰陛下勤儉於己厲精政務以百姓之心爲心所謂
其身正不令而行也是月司徒兼侍中趙普能爲武勝節度
使兼侍中

十一月壬子以參政宋琪李昉並本官同平章事上謂曰世
之治亂在賞與罰當其功罪無不治琪曰賞罰二柄乃御世

之銜勸賞罰至公未有不致太平也昉初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人或告昉昉曰盧與我厚不當爾上語及多遜事昉頗爲解釋上因言多遜居常毀卿不直一錢昉始悟上賜普詩謂近臣曰趙普於國家有大勳勞朕布素時與之游從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機務擇善地俾之臥治因詩導意宋琪對曰普昨至中書執御詩泣涕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來世得效犬馬之力臣聞普此言今復聞宣諭君臣始終之分可謂盡善矣

壬申李穆呂蒙正李至並爲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樞密學士張齊賢王沔並爲右諫議大夫同簽書樞密事上謂之曰朕爲官擇人惟恐不當今兩制之臣十餘皆文學通用操履

方潔穆居京府尤好嚴肅故茲獎推公也上又曰朕覽前書
備見歷代治亂大抵君臣之際先要情通則道合故事皆無
隱言必可用朕厲精求治卿等爲朕股肱耳目設有闕政宜
悉心言之斷在必行采訪外事條白於朕雖浮泛之說亦以
聞也凡人在下位見當世之務不合理者則怏怏於心得列
高位得以獻可替否盡展素所蘊蓄矣或所言不中程度亦
當共議而更之俾叶於道朕每行一事偶有未當久之尋繹
唯自咎責耳固不以居尊自恃使人不敢言也宋琪曰前代
羣臣上章論事或比之觸龍麟今陛下喻臣等以事無長短
並許敷奏彼思賢若渴從諫如流者要未能比方我聖德也
敢不竭誠上副明詔

雍熙元年三月選祕書丞楊延慶等十餘人分知諸州上因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爲親民苟非其人則民必受其禍

己丑召宰相羣臣賞花於後苑上曰春氣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朕以天下之樂爲樂宜令侍從詞臣各賦詩賞花賦詩自此始是日奏事退上謂之曰卿等所奏簿書乃是常事唯時務不便尤須極言其失無有所隱朕當裁酌從長而行苟言不當亦不責也宋琪曰陛下英明臨照無所不周而尤虛懷聽納所恨愚短不能上副聖心

五月丁亥幸城南觀麥還幸玉津園觀魚宴射謂近臣曰朕觀五代以來帝王始則勤儉終乃忘其艱難恣爲逸豫不恤士眾妄生猜忌覆亡之速皆自貽也在人上者當以爲戒

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 丁亥詔求直言其略曰既延災於
正殿蓋示譴於眇躬豈非刑賞有愆措置乖當或近習屏蔽
致物情壅塞賦調未得均一賢良多所淪滯有一於此足數
政經中外羣臣各期无隱因謂宰相曰朕訪求讜直以規已
失昔禹拜昌言世稱其明今之諫者苟能切中時病朕豈惜
夏禹之拜乎且爲君之道要在廣聞外事分別善惡朕御天
下兢兢業業行將十年每念封疆萬里身居九重人情未能
盡達若全不采聽則官吏可否生民利病何從而知古者凝
旒黈纁若行於今世未盡理國之理宋琪曰王者高視廣聽
導達物情陛下博訪時事刑獄繫滯者伸理之官吏惰慢者
懲儆之勤行不倦遂致和平天下幸甚 是日草澤有上言

時政者其辭狂悖上不之罪 上謂宰相曰前代帝王多以尊極自居朕每與卿等款曲商確時事蓋欲卿等直道而行杜絕請託勿理眾口 上謂宰相曰聞臺中鞫獄御史多不躬親欲民不冤法不濫豈可得也乃詔御史鞫獄必須躬親不得專任胥吏

八月癸巳有布衣以阜囊封書獻上覽之皆常事也且辭多狂妄上弗加責

九月上謂宰相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人民亦無疾疫皆上天垂佑所致當與卿等力行數事以答天意 癸巳嵐州獻牝獸一角似鹿以爲祥麟宰相宋琪等拜表稱賀上曰珍禽奇獸奚益於事方內大寧風俗淳厚此乃爲上瑞也

二年秋七月上謂宰相曰國家以百姓爲本百姓以食爲命故知儲蓄爲急務昨江南災旱甚急遣使振貸果有流亡盜賊之患若非積聚何以救之 庚申詔諸路轉運使及諸州長吏專切督察諸倉官吏等依時省視倉粟勿使毀敗其有計度支用外設法變賣或出糶借貸與民及轉輸京師如不省視而致損官粟者雖去官猶論如律

九月己亥坊州獻一角獸上謂宰相曰時和年豐兆民安泰斯爲上瑞烏獸草木夫何足云

十二月上謂李昉等曰中書樞密朝廷政令所出治亂根本繫焉且天下廣大卿等與朕共理當各竭公忠以副任用人誰無姻故之情苟才不足稱不若遺之財帛耳朕亦有舊人

若果無取未嘗假以名器也卿等其戒之

三年七月左諫議大夫簽樞密院事張齊賢言事頗忤於上意於是上問近臣以禦戎計策齊賢因請自出守邊 戊子授齊賢給事中知代州與都部署潘美同領沿邊兵馬

十月丙申朔上出飛白賜宰相李昉等因謂曰朕退朝未常虛度光陰讀書外常留意於真草近又學飛白此雖非帝王事業不猶愈於聲色畋游乎昉等頓首謝左拾遺真定王化基常樂范滂有攬轡澄清之志獻澄清五略書奏上嘉納其言有意大用謂宰相曰化基自結人主誠可賞也又曰李沆宋湜皆嘉士卽令中書并化基召試庚子并除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沆湜時皆爲著作郎直史館家素貧負人息

錢別賜三十萬償之每命一詞臣必諮訪求才藝器識然後授之嘗謂左右曰聞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誥六姻相賀以謂一佛出世豈容易哉

端拱元年正月丙子上作東郊籍田詩賜近臣且謂之曰國之上瑞惟豐年爾自累歲豐稔人無疾疫流徙朕求治雖切而德化未洽天貺若是能無懼乎

二月先是有翟馬周者擊登聞鼓訟李昉身任元宰屬北虜入寇不憂邊思職但賦詩飲酒並置女樂等事上於是召翰林賈黃中草制授昉右僕射罷政黃中言僕射師長百僚舊宰相之任今自工部尙書拜乃殊遷非黜責之義也若以文昌務簡均逸爲辭庶幾得體 庚子昉罷爲右僕射山南東

道節度使兼侍中趙普爲太保兼侍中給事中參知政事呂蒙正爲中書侍郎兼戶部尚書平章事上諭普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賞罰舉賢能弭愛憎何憂軍國之不洽朕若有過卿勿面從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卿其念哉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不結黨與遇事敢言每論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上嘉其無隱故與普舊德爲之表率也蒙正晚輩驟進與普同位普甚推許之 陳王元僖進封許

王韓王元侃爲襄王元份爲趙王益王元傑爲劍南東西兩川節度使上手詔戒元僖等曰汝等生於富貴長自深宮夫帝子親王先須克己勵精聽卑納諫每著一衣則憫蠶婦餐一食則念耕夫至於聽斷之閒勿先恣其喜怒朕每親決庶

政豈敢憚於焦勞禮接羣臣無非求於啟沃汝等勿鄙人短
勿恃己長乃可永守富貴而保終吉先賢有言曰逆吾者是
吾師順吾者是吾賊不可以不察也 樞密副使王沔爲戶

部侍郎參知政事御史中丞張宏爲工部侍郎樞密副使

丙午詔諸道民有艱食者所在發廩振之上謂宰相曰累年
以來百物豐阜自京師達於四方並無災沴五穀順成若非
上穹降福何以及此郡縣至廣生齒甚眾每聞一方小有凶
歉卽命振給雖不能徧亦表朕勤恤之意也趙普對曰文王
葬枯骨天下稱仁夫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若帝王用心
行道上合天意民自悅服臣等每聞陛下發言必思爲蒼生
建長久利寧憂和氣不降也 己酉以屯田員外郎楊礪爲

庫部員外郎充襄王府記室參軍礪鄂人周廣順時初遊澶州持所爲文謁世宗嘗獨處僧舍夢一人衣冠甚古目礪曰汝能從我遊乎礪卽往頃之視宮衛嚴邃若非人閒見大殿上真人者衣冠秉圭南向總三千餘眾礪升殿禮謁最上者前有案置籍錄人姓名礪見己名冠首因請示休咎真人曰我非汝師指一人曰此來和天尊異日汝主也再問之真人笑曰可去矣寤而志之礪受命謁藩府歸謂諸子曰吾今見王儀貌卽來和天尊也 雷德驤聞趙普再入相乞歸田里上勉諭良久且曰卿第去朕終保全卿卿勿以爲慮罷京朝官考課仍奉朝請特賜白金三十兩以慰其心 太平三年上厲精求理欲聞讜論以致太平三月甲子下詔申警之曰

四聰旁達庶知乎物情百職交脩用熙於庶政而有位之士頗尙於宴安納誨之任率多於拱默期格於道不亦難乎應兩省諫官等職在規箴任司獻替至於政教之堙鬱典章之闕漏國蠹民瘼悉當上言無有所隱其後上封事者頗眾上謂李惟清曰朕讀漢書賈誼傳夜分不倦誼當漢文帝天下平治指論時事尤爲剴切至云長太息堪痛哭者蓋欲感動人主不避觸鱗眞忠臣明國體者也今廷臣有似此人者否惟清曰陛下登位以來親選貢士所謂俊彥盈庭者矣若言事中理少賜獎拔苟不閑忌諱亦望含容卽賈誼之流復出矣上曰朕聰明雖不逮漢文然每上章言事未嘗不再三省覽求其理道或益國便民卽付宰相行之識淺事乖寢而不

采未嘗加罪蓋欲開言路廣視聽若有言大事知大體者朕當擢以不次之位也御史中丞常劾奏開封尹許王元僖不職僖訴於上曰臣天子兒以犯中丞故被鞫願賜寬宥上曰此朝廷議制孰敢違之朕若有過臣下尙加糾謫汝爲開封尹可不奉法耶論罰如式

十月癸未上謂侍臣曰朕每念古人禽荒之戒自今除有司順時行禮之外更不於近甸遊獵五坊鷹犬悉解放之庶表好生之意遂詔天下勿復以鷹犬來獻

十二月上嘗謂宰相曰國之興衰視其威柄五代承唐季喪亂之後權在方鎮征伐不由朝廷怙勢內侮故王室微弱享國不久太祖光宅天下深究茲弊暨朕纂位亦徐圖其事思

與卿等謹守法制務振綱紀以致太平上又曰至公至道無黨無偏有國者能行之太平固不難致趙普曰天發生於春夏肅殺於秋冬不私一物此所以能長久王者所宜法也

二年正月癸巳詔文武臣僚各陳備邊禦戎之策右正言直史館江南溫仲舒章獨先上上悅乙未賜仲舒金紫初左正言直史館下邳寇準承詔極言北邊利害上器之謂宰相曰朕欲擢用準當授何官宰相請用爲開封府尹推官上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耶宰相請用爲樞密直學士上沈思良久曰且使爲此官可也

秋七月己卯拜虞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準嘗知巴東成安二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常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

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抗者 先是詔諸王府僚各獻所著文上閱之曰其才則見矣其行孰優哉或以越王府記室參軍考工員外郎畢士安對上曰正合朕意遂命以本官知制誥 先是宰相趙普奏疏言臣久縈疾苦近者始獲朝參竊疑大限非遙深恩未報事當關聽敢不盡誠國家山河至廣郡縣尤多防微慮患必資通變之材定難扶危宜退諂諛之輩此時機務須藉正人去年寇敵侵邊生靈受弊萬乘軫焦勞之慮千官無翊贊之功最是微臣偏懷媿恥卽曰同僚共事非無謹畏清廉稍存緘默寧濟急須宜求抱義之人必有分憂之士臣竊見工部侍郎張齊賢數年前特受聖知昇於密地公私識者盡爲當才不期在朝歲月未多出爲外任

臣在鄧州日雖聞消息未測緣由向來微有傳聞或云奏對過當凡言大事須有悔尤其如義士忠臣不顧身之利害姦邪正直久遠方知齊賢素蘊機謀兼全德義從來差遣未盡器能慮淹經國之才堪副濟時之用如當重委必立殊功臣此疏特乞留中所貴全繫君恩無貽眾怒復以劄子言齊賢德義素爲鄉里所推而又深知福業謹擇交遊中外卿士舉無出其右者伏念臣全族叨榮半身入土未諧答報常恐參差慙無致主之能但有薦賢之志觀茲方正方敢舉明若朝廷委任忠良則社稷增添柱石朝行夕死是所甘心亦聊遂微臣報德酬恩萬分之一也甲申以齊賢爲刑部侍郎樞密副使 丙子上謂宰相曰自古未嘗不欲進君子退小人然

君子常少小人常多呂蒙正曰此係時運盛衰國家興隆則君子道長其晦蹟正園蓋畏小人用事耳有國家者尤宜早辨上深然之

九月上以歲旱減膳徧走羣望皆弗應是夕手詔賜宰相趙普等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自星文變見以來久愆雨雪朕爲人父母心不遑寧直以身爲犧牲焚於烈火亦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念稼穡之艱難恤物安民庶祈眷祐時普被疾請告卽以授呂蒙正等於是蒙正等詣長春殿謝曰陛下臨御以來躬親萬機勤恤民隱未常有纖微之失蓋臣等調變無狀致此愆尤漢制水旱策免三公臣等實任其責願上印綬避賢者路上慰勉之

十二月庚申詔自後四方所上表宜只稱皇帝 辛酉呂蒙
正等奏曰陛下功德茂盛但可增益尊名今忽省去羣情無
不震駭上曰皇帝二字亦不可兼稱朕比欲止稱皇屬以諸
子封王爲不便耳 甲子趙普率百官上表請復尊號不許

戊辰又上法天崇道文武六字詔去文武二字許之

淳化元年正月太保趙普自去秋以病免朝謁日止赴中書
視事有大政則召對及冬病益甚乃請告車駕屢幸其第省
問賜予加等普遂稱病篤三上表致政上不得已戊子以普
爲西京留守兼中書令

冬十月乙巳賜知白州蔣元振絹粟元振江東人清苦勵節
親屬多貧不能贍養聞嶺南物賤因求其官寄家於潭州盡

留俸祿供給丙寅又賜知鄆州須城縣姚益恭絹粟益恭居官以清幹聞召赴闕老幼遮道不絕益恭逮夜開城門遁去其在須城鞭扑不用境內大治民數千人三遮轉運使乞留益恭未代采訪使言其狀故有是賜

二年閏二月戊寅祕書監李至進新校御書三百卷上謂之曰人君當淡泊無欲則姦佞無自入焉朕年長它無所愛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斯可矣

三月己巳上以歲旱蝗手詔呂蒙正等曰天譴如是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卿等當於文德殿前築一臺朕將暴露其上三日不雨卿等共焚朕以答天譴蒙正等匿詔書翌日而雨蝗盡死

四月辛巳命齊賢給事中陳恕並參知政事宣徽北院使簽書樞密院事張遜爲樞密副使樞密直學士溫仲舒寇準並爲樞密副使初王沔怙恩招權齊賢陳恕並不與之交二人在中書沔心不自安慮百官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已丑左司諫王禹偁上言請自今羣官詣宰相樞密並於都堂請見不得於本廳揖延賓客以防請託沔喜卽白上施行之仍令御史臺宣布中外左右正言直史館謝泌上言以爲如此則是示臣下以私也書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設若杜公堂請謁之禮豈無私室乎塞相府請求之門豈無他徑乎此皆非推赤心以待大臣大臣展四體以報陛下之道也王禹偁識庸淺昧於大體妄率胸臆以蔽聰明狂躁之言不可行

用上覽表嘉歎卽命追還前詔仍以泌所上表送史館

五月右正言謝泌數上章奏論時政得失上嘉其忠益丙辰擢左司諫賜金紫并錢三十萬泌一日得對便殿上復面加賞激泌謝曰陛下從諫如流故臣得以竭誠昔唐末有孟昭圖者朝上諫疏暮不知所在前代如此安得不亂上動容久之

七月己亥上謂三司使李惟清等曰夫貨財所以致用度或取之不以其道違朕惠養庶民之意豈能召和氣乎當共務均節無致厚斂於今夏令久旱豈刑獄有冤濫郡縣吏不稱職朝廷政有所闕乎因遣常參官十七人分詣諸路決按刑獄是夕雨

庚戌宰相率百官稱賀上曰朕孜孜求理視民

如傷內省於心無所負矣而久愆時雨蓋陰陽之數非朕所
憂所憂者在獄吏舞文巧詆計臣聚斂培克牧守不能宣布
詔條公卿莫肯修舉職業耳李昉張齊賢及賈黃中李沆慙
懼拜伏退上表待罪上曰朕之中心苟有所懷卽欲與卿等
言之旣言之卽無事矣然中書庶務卿等尤宜盡心也昉等
復上表稱謝

六月甲申有蝗自西北來蔽天經西南而去上謂宰相曰朕
素不識此蟲羣飛而過其勢甚盛必恐害及田稼朕憂心如
擣亟遣人馳詣所集處視之卿等何策可去對曰蟲螟因旱
乃生頻雨則不能飛爲災與否亦繫歲時聖心焦勞憂及黎
庶固當感動天地臣等職在調變伏增慙懼是夕大雨蝗盡

殫一時京畿大穰物價至賤分遣使臣於京城四門置場增價以糴令有司虛近倉以貯之命曰常平以常參官領之其九月壬辰詔以今年有事南郊八月丙辰羣臣奉表加上尊號曰法天崇道明聖仁孝文武土曰但時和歲豐萬物阜康朕之願也溢美之號亦何尙焉凡五上表終不許己未上幸祕閣各官飲既罷又命皇城使王繼恩召馬步兵都虞候傅潛殿前都指揮使戴興等宴飲縱觀羣書上意欲武將知文儒之盛也事刺恩並遣守本官等命其職職古出升轉等

十月戊寅詔諸道知州通判釐務京朝官令錄判司簿尉等有治行尤異吏民畏服及居官廉恪蒞事明敏鬪訟衰息倉廩餘羨寇盜剪滅部內肅清詔令本道轉運使以名聞並驛

赴闕親問其狀各加旌賞云云

十一月丙子上因謂近臣曰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丁丑戶部侍郎參知政事王沔給事中參知政事陳恕並罷守本官初給事樊知古出任轉運使甚得時譽及爲戶部頗以職事不治詔書切責名益減知古與恕親善上每念及計司事有乖違者恕具以告之欲令知古盡力知古後因奏對遂自解上問知古何從得此知古曰陳恕告臣上怒恕泄漏禁中語疾知古輕脫皆罷之上謂近臣曰近有人言儲貳事朕觀前代治亂豈不在心蓋諸子幼沖未有成人之性僚屬悉擇良善之士臺隸輩朕亦自擇揀不令奸險巧佞在其左右讀書講書咸有課程待其成長自

有裁制何言事者未諒此心耶 己卯命左僕射李昉參知

政事張齊賢并平章事翰林學士賈黃中李沆并爲給事中

參知政事沆初判吏部銓因侍曲宴上曰李沆風度端凝貴

人也未幾遂與黃中俱蒙大用 上嘗召見黃中母王氏命

坐謂曰教子如是真所謂孟母矣作詩賜之頒賜甚厚 庚

辰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王化基爲御史中丞 丙戌上

以左諫議大夫韓丕起寒素以冲澹自處不奔競於名官甚

嘉之 己丑命丕守本官知制誥翰林學士

三年正月戊午詔諸道轉運使自今釐革務平議獄訟漕轉

金穀成績居最及有建置之事果利於民者所在州府軍監

每歲終件析以聞非殊異者不得條奏 上謂宰相曰天下

至廣賴羣才其治之今歲登第者又千餘人皆朕所選擇此等但能自檢清美得替而歸則馴致亨衢未易測也時詔刻禮記儒行篇賜近臣及京官受任於外者并以賜何等令爲坐石規誡初內殿策士例賜御詩以寵之至陳堯叟始易以箴用崇勉勵暨孫何則詩箴并賜時論榮之

十一月許王元僖薨按禮諸祀不廢 尙書宋琪等上奏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台祭天地從之

四年辛卯合祭天地於圜丘以宣祖太祖升配大赦天下

二月上以江淮兩浙比歲旱災民多轉徙頗恣攘奪抵冒禁法 己卯考功員外郎直祕閣潘慎修等八人分路巡撫所至之處宣達朝旨詢求物情招集流亡俾安其所導揚使得

上聞案決庶獄率從輕典有可以惠民悉許便宜從事官吏
有罷軟不撫下者上之詔令有所未便亦許條奏朝廷自克
平諸國天下支用悉出於三司故費浸多上尤以愛民惜費
爲本左司諫張觀因對言揚州民多闕食請格殘稅上再
三歎息曰兩稅蠲減朕無所惜若實惠及民雖每年放卻亦
不恨也今兼并之家侵削貧民安得良吏爲朕規制使無惠
姦無斂貧稱朕之意乎

三月辛亥詔諸道知州通判限一月具如何平稅賦招集流
亡惠恤孤窮室塞姦倖及民間未便等事共爲一狀附疾置
以聞宅有所見聽別上疏論列委中書舍人詳定可否若可
悉取當議旌酬苟務因循必申懲責

四月壬寅上謂宰相李昉等曰朕孜孜聽政所望日致和平而在位之相未進用時皆以管樂自許既得位乃競為循默曾不為朕言事朕日夕焦勞略無寧日相之道當如是耶昉等惶懼拜伏上曰事有未至與卿等言之亦上下無隱爾

六月壬申知樞密院事張遜同知院事寇準并罷二人不叶上怒故貶遜而罷準以涪州觀察使柴禹錫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樞密直學士劉昌言為右諫議大夫同知院事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呂端守本官參知政事昌言驟膺大用不為時望所歸或短之於上前且言其詞語難曉上曰唯朕能曉之

秋七月先是上急召廣南轉運使向敏中歸闕擢工部郎中

一日御筆飛白書敏中及虞部郎中鄆城張詠姓名付宰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左右因稱其才已酉并命爲樞密直學士

八月丙辰朔上草書宋玉大言賦賜翰林學士承旨蘇易簡因擬作大言賦以獻上覽賦嘉賞手詔褒之易簡直禁中以水試歆器屬小黃門宣事密奏而不識其名及晚朝上曰卿所試得非歆器耶易簡曰然乃江南徐邈所作卽取之便坐上親較試再三嗟賞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器盈則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成謹終如始固萬世基業則天下幸甚

九月是秋自七月初雨至是不止壁壘廬舍多爲之壞物價踴

貴近旬秋稼多敗流移甚眾陳頴宋毫閒盜賊羣起商旅不行上以陰陽愆伏罪由公輔可責宰相李昉及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曰邾等盈車受俸豈知野有餓殍乎昉等惶懼拜伏黃中出語人曰當時但覺宇宙小一身大恨不能入地耳冬十月辛未右僕射平章事李昉給事中參知政事賈黃中李沆左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并罷守本官先是上召翰林學士張洎草制授昉左僕射罷平章事洎上疏曰昉因循保位近霖淫白餘日陛下焦勞惕厲憂形於色昉居相位任在變調陰陽乖戾如此而昉晏然自若並無歸咎引退之意矧中臺僕射之重百僚師長右減於左位望輕重不俾因而授之何以勸人臣之盡節易簡外若坦率中有城府

爲學士年未三十在翰林八年特受人主之遇一日三召見
李昉後入在易簡下及先參政乃以易簡爲承旨錫賚與參
政寺丞意欲稔其名望而易簡以親老亟於進用因召見頗
言時政闕失沆等罷卽命易簡代之易簡母薛氏入禁中上
命之坐問何以教子遂成令器對曰幼則束以禮遜長則教
以詩書上顧左右曰今之孟母也非此母不生此子矣 壬
申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出知青州上待準厚旣行常念不樂
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否對曰準得善藩當以爲樂也累
數月輒復問左右如初其後有以揣帝且復召準用者對曰
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置酒痛飲未知亦
默然 翰林學士張洎知吏部選事常引對瑾晉漢兵亂生

近臣曰張洎富有詞藻至今尙苦心讀書江賊羣起商旅不也然搢紳當以德行為先苟空持文學亦無所嗻知政事賈裴行儉不取王揚盧駱政爲其原無德行耳德行為先誠如聖諭京畿民牟暉擊登聞鼓訴家奴失豕豚一詔令賜千錢償其直因語宰相曰似此細事悉訴於朕亦爲聽決大可笑也然惟此心以臨天下可以無怨民矣

閏十月丙午上曰清淨致治黃老之深旨也夫萬物自有爲以至無爲無爲之道朕當力行之至於汲黯臥治淮揚宓子賤彈琴治單父此皆行黃老之道也宰臣呂蒙正曰老子稱治大國若烹小鮮夫魚撓之則潰民撓之則亂今之上封事議制置者甚多陛下漸行清淨之治以鎮之

十一月南至御朝元殿受朝上孜孜爲治謂左右曰寸陰可惜苟終日爲善亦無幾耳可不勉乎上曰朕每議興兵皆不得已古所謂王師如時雨蓋其義也今亭障無事但當修德以懷遠此則清淨致治之道也蒙正曰古者以簡易治國者享祚長久陛下崇尚清淨實宗社無疆之休也壬丁卯晏近臣於長春殿以武寧節度使曹彬來朝勞之且詔翰林學士錢若水樞密直學士張詠并赴晏舊制每命將帥出征及還晏於便殿當直翰林學士文明樞密直學士皆預坐開寶中梁迥爲閣門使白太祖曰陛下宴犒將帥安用此輩遂罷之至是始復從參知政事蘇易簡之請也

五年正月上語蒙正曰夫否極則泰物之常理晉漢兵亂生

靈凋喪殆盡周祖自鄴南歸京城士庶皆羅掠奪下則火光
上則彗星觀者恐悚當時謂無復太平之日矣朕躬覽庶政
萬事麤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盛乃知治亂在人 上欲
令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退以名上不
許它日又問復以前所選對上亦不許他日問益急蒙正終
不肯易其人上怒投其手奏於地曰何太執耶必爲我易之
蒙正因固稱其人可使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
事蒙正拾其奏徐懷之而下卒用其人復命大稱旨上嘉其
有不可奪之志 考功郎中姚坦爲益王府翊善好直諫王
嘗作假山召僚屬觀之眾皆褒歎其美坦獨不視王問其故
坦曰但見血山安得假山王驚問坦曰坦在田舍時見州縣

督稅上下相急以剝民里胥臨門捕人送縣鞭笞流血滿身
愁苦不聊生此假山皆民租賦所出非血山而何上亦爲假
山未幾有以坦言告於上曰傷民如此何用山爲命急毀之
王每有過失坦未嘗不盡言規正宮中自王以下皆不喜左
右乃教王稱疾不朝上日使醫視之逾月不瘳上甚憂之召
王乳母入宮問王疾增損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翊善姚坦
檢束王起居曾不得自便王不樂故成疾耳上怒曰吾選端
士爲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爲善耳今王不能用規諫而又詐
疾欲使朕逐去正人以自便何可得也且王年少未知出此
必爾輩爲之謀爾因命捽至後園笞之數十召坦慰諭之曰
卿居王宮爲羣小所嫉大爲不易卿但能如此無患讒言朕

必不聽 上謂宰相曰倖門如鼠穴何可塞之但去其甚斯
可矣近來綱運之上舟人水工有少販鬻但不妨公一切不
問卻得官物至京無侵損耳呂蒙正對曰水至清則無魚人
至察則無徒小人情偽君子豈不知蓋以大度容之則庶事
俱濟昔曹參以獄市爲寄政恐姦人無所容也陛下如此宣
諭深合黃老之道

五月上語近臣曰朕雖德媿前王然於政事靡敢怠惰天下
事急若奔駟日日聽斷尙恐有照燭不至者若如唐末帝王
深處九重民間疾苦何常得知每一思之誠可深誠呂蒙正
曰中書樞密院自來難處之地唐世帝王專委臣下致多闕
失兼家族罕有保全今陛下躬決萬機臣下止於奉行聖旨

臣常欲與同列等言之實爲榮幸因再拜三呼萬歲又曰唐末帝王羣下少得見面縱開延英亦有中人在側何曾君臣言得一事趙昌言曰當時日開延英苟踰數刻史臣書之以爲美談今天下苟非陛下聽斷不倦則封疆萬里豈致肅清斯所謂一人有慶兆民賴之上又謂近臣曰朕每日後殿自選循吏候選及三二百人天下郡縣何愁不治迂儒因循之人并與諸州副使分司兩京或且給俸祿不與差遣然此輩又如何消國家之食祿也 以戶部員外魏廷式自陝西至益州同句當轉運使事廷式後當入朝奏事上曰有事當白中書廷式曰臣三千七百里外乘驛而至以機事上聞願取宸斷非爲宰相而來也卽不時召對問方略稱旨賜錢五十

萬令還任

七月以劍南招安使招宣使王繼恩爲宣政使順州防禦使先是繼恩有平賊功中書建議欲以爲宣徽使上曰朕讀前代史書多矣不欲宦官干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宅官宰相懇言繼恩大功非此不足以賞上怒深責宰相等因命翰林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立在昭宣使上壬申以元侃爲開封尹

八月癸酉上謂壽王曰夫政教之設在乎得人心而不擾之耳得人心莫若示之以誠信不擾之無如鎮之以清靜推是而行則虎兕亦當馴狎況於人乎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斯言也爾宜誠之乙亥以左諫議大夫寇準參知

政事上因謂宰相呂蒙正曰寇準臨事明敏今再擢用想益盡心朕常諭之以協心同德事皆從長而行則上下鮮不濟矣

冬十月丙戌以鎮安行軍司馬楊徽之爲左諫議大夫與右諫議大夫畢士安并爲開封府判官兵部郎中喬維岳壽王府記室參軍水部郎中楊礪諮議司封員外郎夏侯嶠并爲推官徽之等入謝上召升殿賜坐諭以輔道之旨張洎性險詖尤善宦官常引唐故事奏內供奉官藍敏正爲學士使內侍裴愈爲副使上覽奏謂曰此唐敝政朕安可踵其覆轍卿言過矣洎慙而退然以文采清麗巧於逢迎上卒喜之十一月丁卯大雨近臣稱賀上因言多士滿朝朕試令索班

簿閱之周行之人魚貫櫛比不勝其眾比於其中求一材中
轉運使三司判官者了不可得雖多亦奚以爲朕常謂求賢
之道莫若責舉主遂詔蒙正以下至知制誥各舉有器業可
任以事者一人蒙正奏曰臣備位宰相可以進退百官令獨
舉一二人非天下至公之道上因書優孟對楚王錄孫叔敖
之嗣賜蒙正蒙正退而各舉所知以聞

至道元年正月度支判官陳堯叟梁鼎上言唐季以來農政
多廢民率棄本不務力田是以家鮮餘糧地有餘利臣等每
於農畝之業精求利害之理必在乎修墾田之制建用水之
法討論典籍備窮本末自漢魏晉唐以來於陳許鄧潁暨蔡
嶺毫至於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蹟具在望選稽古通方之士

分爲諸州長史兼管農事大開公田以通水利上覽奏嘉之
卽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馳傳往諸州按視經
度其事 詔以官倉放數十萬石貸京畿及內郡民爲種有
司言請量留以供國馬上曰時雨旣降土膏初起民無種則
不能盡地利但竭廩以給之至秋有百倍之獲國馬食以芻
藁可矣

四月己未吏部尙書平章政事呂蒙正罷爲右僕射參知政
事呂端爲戶部侍郎平章事上謂蒙正曰僕射師長百僚朕
以中書多務與卿均勞逸耳又謂端曰廟堂之上職無虛授
但能進賢良退不肖便爲稱職耳卿宜勉之先是上作釣魚
詩斷章云欲餌金鉤深未達磻谿須問釣魚人意以屬端也

後數日遂罷蒙正而相端端歷官僅四十年至是驟被獎遇上常恨任用之晚爲相持重識大體以清淨簡易爲務奏事上前同列多異議端罕所建明一日出內手劄戒諭自今中書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謹讓不敢當參知政事蘇易簡罷爲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是月翰林學士張洎爲給事中王禹偁嘗爲李繼遷草制送馬五十匹備濡潤禹偁卻之及在滁州閩人鄭褒徒步來謁及別去爲買一馬或言其買馬虧價者上曰彼能卻繼遷焉能虧價哉己卯詔重造州縣二稅版籍壬辰制以壽王元侃爲皇太子改名恆大赦天下詔皇太子兼判開封府自唐天祐以來中國多故不遑立儲貳上始舉而行之中外胥悅初參知政事寇準自

青州召還入見上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準曰唯陛下
擇所以副天下之望者上久之屏左右曰元侃可乎對曰非
臣所知也上遂以元侃爲開封尹至是立爲太子京師之人
見太子喜曰眞社稷之主也上聞之趨宮中語后嬪九宮皆
前賀拜寇準常奏事切直上怒而起準攀上衣請復坐事決
乃退上嘉歎曰此眞宰相也又語左右曰朕得寇準猶唐太
宗之得魏徵也 癸巳以尙書左丞李至禮部侍郎李沆并
兼太子賓客見太子如師傅之禮太子見必拜動皆諮詢至
等上表懇讓不許至等入謝上謂至等曰朕以太子仁孝賢
明尤所鍾愛今立爲儲貳以固國本當賴正人輔之以道卿
等可盡心調護若動皆由禮則宜贊成或有未當必須力言

勿因循而順從也至於講習讀書之道可以裨益太子者皆卿等素習不假朕多訓耳至等頓首拜

十二月上以時和年豐羣盜翦滅顧謂宰相曰國家自近歲以來踵茲艱運水旱作災連年不稔河西蜀川相繼叛亂飛芻輓粟千里騷然朕爲其父母中心憂念無須臾之安由是內修政紀外勤戎略以至有司常職米鹽細事并躬親裁斷普天之下九穀咸登塞北江南紅粟流衍朕豈望纔經災歉之後便覩茲開泰深自慶慰也呂端等相率稱賀丙申上顧侍臣曰自晉漢以來綱紀大壞朕承喪亂之後居臨大寶卽位之始覽前王令典觀五代弊政以其習俗旣久乃革故鼎新別作朝廷法度於時遠近騰口咸以爲非至於一三六

臣皆舊德耆年亦不能無異朕執心堅固靡與動搖晝夜孜孜勤行不怠於今二十載矣卿等以朕今日爲治如何也雖未能上比三皇至於寰宇晏清法令明著四方遵朝化百司絕姦幸固亦無慚於前代矣

二年春正月辛亥合祭天地于圜丘大赦天下

二月李昉卒諡文正

閏七月上謂宰相曰夫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畏謹務在不欺闇室執持名節造次靡渝小人則不然缺外剛雖談忠

信而履行頗乖所以真偽缺敗其在官黷於貨賄罔畏刑辟

師缺州政以賄成士俗多以羅帛缺州民謂之羅端公卽可

缺丙寅參知政事寇準罷爲給事中先是郊祀行慶中外

官吏皆進秩進遂率意輕重準怒馮拯以中書劄子升彭惟
節於拯上拯忿曰上日閱萬機寧察見此細事蓋寇準弄權
爾因上疏言并及嶺南官吏除拜不均準力爭不已又論曲
直於上前上不說罷之拯初責知端州言事不已上欲召還
準素不悅拯乃徙知朗州道改通判廣州準既罷拯以母喪
請內徙始命知江州

九月右僕射宋琪卒

禮部侍郎蘇易簡性嗜酒初入翰林

告謝日飲已半酣其後沈湎不已上嘗因接見誠約深切易
簡垂淚再拜翌日復具表稱謝上親批答以申獎勵既又草
書戒酒二詩賜易簡其母讀之自是每入直不敢飲或休假
在第賓客候之則已醉矣

十二月己巳易簡卒上曰易簡竟以酒敗深可惜也
三年正月丙子以戶部侍郎溫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并參
知政事上不豫化基因入對備言頤生服餌之要翌日上語
左右曰化基愛君無隱至於修養之道亦爲朕言之

二月辛丑上不豫始決事於便殿

三月壬辰不視朝 癸巳崩於萬歲殿溫仲舒宣遺制真宗
卽位於樞前

太宗繼制契丹

太平興國四年二月親征太原次邗州契丹遣使奉書問起
居已而數萬騎來侵以擾太原至石嶺關南郭進大破之太
原平上將遂伐契丹諸將皆願行然無敢言者殿前都虞候

崔翰獨奏曰此事不容再舉乘此破竹之勢取之易甚上悅
卽命樞密使曹彬議調發屯兵

六月庚申車駕北往發鎮州 丙寅次金臺頓契丹據有之

地也募其民爲鄉導遣浚儀孔守正等先趨岐溝關 丁卯

上躬擐甲胄率兵次岐溝關易州刺史劉禹以州降

東易州
卽岐溝

關東西班指揮使傅潛孔守正先至涿州擊敵破之生擒五

百餘人 戊辰上次涿州判官劉原德以城降 己巳次鹽

溝頓民有得契丹之馬來獻 庚午至幽州城南駐蹕寶光

寺契丹萬餘眾屯城北上親率兵乘之斬首千餘級餘黨遁

去 壬申部分諸將攻城命宣徽南院使潘美知幽州行府

事 癸未幸城西隅督諸將攻城桂州觀察使曹翰與洮州

觀察使米信率兵屯東南隅以備非常軍士掘得蟹來獻翰
謂諸將曰水物而陸居失其所也且多足敵救將至之象又
蟹者解也其班師乎甲申上以幽州城踰旬不下士卒疲
頓轉輸回遠復恐契丹求救遂詔班師車駕夕發命諸將整
師徐還乙酉次涿州丙戌次金臺驛內供奉官閻承翰
馳奏大軍不整南嚮而潰上令崔翰將衛兵千餘人止之翰
請單騎徑往至則諭以方略眾遂定反命不戮一人上甚嘉
之庚寅命崔翰孟玄喆等留屯定州李漢瓊屯鎮州崔彥
遠等屯關南得以便宜從事

九月癸巳契丹大舉入鎮州都鈐轄雲州觀察使浚儀劉延
翰帥眾禦之先陣於徐河崔進潛師出黑蘆隄北緣長城

銜枚躡敵後李漢瓊及崔翰亦領兵繼至上以陣圖授諸將俾分爲八陣大軍左右龍武將軍趙延進乘高望之諸將方按圖布陣相去百步延進謂翰等曰主上委吾等邊事蓋期於克敵爾今敵騎若此而吾師星布不如合而擊之可以決勝翰等曰萬一不捷則若之何延進曰儻有喪敗延進獨當其責翰等猶以擅改諭旨爲疑鎮州監軍六宅使李繼隆曰兵貴通變何以預料之翰等意始決於是分爲二隊三大戰破之敵眾崩潰悉走西山投宿追奔至遂城斬首萬餘級獲馬千餘匹生擒酋長二人俘老幼三萬口及兵器軍帳羊畜甚眾

冬十月庚午捷聞手詔褒之

五年冬十一月癸巳關南破契丹萬餘眾斬首三千餘級卽以河南節度使崔彥進爲關南兵馬都部署

十二月丁丑上因契丹遁去遂欲進攻幽州 戊寅以劉遇

充幽州西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欽祚爲都監威塞節度使

曹翰充幽州東路行營壕寨兵馬部署登州防禦使趙延溥

爲都監復命宰相問翰林學士李昉呂蒙正事之可否昉上

奏曰北地微妖自古爲寇乘秋犯塞往往有之一旦輒率大

眾來擾疆場陛下櫛風沐雨衝冒嚴凝親御戎衣以攘民患

蠢茲醜類畏威而逃因而翦之易於拉朽況幽薊之壤久陷

匪人慕化之心倒懸斯切今若擁百萬橫行之眾弔一方俟

后之民合勢而攻指期可定其如大兵所聚轉餉是資且河

朔之區連歲飛輓近經蹂踐尤極蕭然雖薦遇於豐穰恐不堪其調發屬茲寒冽益復罷勞況今虜寇宵奔邊陲寧肅若親巡塞下震耀威容固足懼彼殘妖亦恐勞於大駕伏望申戒羽衛旋旆京都善養驍雄精加訓練嚴敕邊郡廣積軍儲修完攻具俟府藏之充溢洎閭里之富足葺歲之閒用師未晚上深納其說卽下詔南歸上旣還京師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左拾遺直史館張齊賢上疏略云擇卒莫如擇將任力不及任人如是則邊鄙寧邊鄙寧則輦運減輦運減則河北之民獲休息矣民獲休息則田業增而蠶織廣務農積穀以實邊用具戎狄之心固亦擇利避害安肯投死地而爲寇哉伏望審擇通儒分路采訪兩浙江南荆湖西川河東有受

偽命其賦斂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賦稅課利通濟
可經久而行爲聖朝定法除去舊弊天下諸州有不便於民
事委長吏聞奏如敢循常不以聞自當嚴加典憲使天下耳
目皆知陛下之仁戴陛下之惠此以德懷遠以惠利民則幽
薊竊據之醜沙漠偷生之眾擒之則屈膝在術內爾

六年春正月丁卯三交西北三百里地名固軍谿谷險絕敵
之所保多由此入侵潘美潛師襲之敵棄城遁軍吏安慶以
其族來降因積粟屯兵守之自是敵不敢侵軼邊民以安和
王詔書令發兵以應

七年冬十二月契丹主明記卒有子三人曰隆緒隆裕隆慶
隆緒立追尊母蕭氏爲承天太后改大遼爲大契丹隆緒二

歲母蕭氏專其國政

八年十一月高陽關捕得契丹生口送至關下 戊午上召

見言契丹種族攜貳慮王師致討頗於近寨築城爲備上謂
宰相曰戎人以剽掠爲務乃修築城壘爲自全之計耳曩者
繼元盜據汾晉周世宗及太祖親征不利朕取之爲世宗太
祖刷恥親擒繼元今日視之猶几上之肉耳當其保堅城結
北敵爲援豈易制乎宋琪對曰臣少陷邊庭備知戎馬之數
自晉末始強盛然種族蕃多其心不一自石嶺關之敗平繼
元緣邊諸郡頻有克捷臣度之其部下攜貳必矣國家不須
致討可坐待其亡久之上復謂宰相曰數有人自北邊來偵
知敵中事自朝廷增修邊備敵人甚懼威虜單主財吏盜官

錢盡室奔入敵中至涿州州將不敢受悉遣還晉漢微弱邊陲無盡節之臣率張皇事勢以邀恩寵爲自利之計今之邊將皆朕所采擇咸能盡心無復襲舊態也幽州四面平川無險固可恃難於控扼異時收獲燕薊當於古北口以來據其要害不過三五處屯兵設堡寨自絕南牧矣琪對曰范陽是前代屯兵建節之地古北口及松亭關野狐門三路并立堡障至今石壘基堞尙存將來平定幽朔止於數處置戍可也況奚族是契丹世仇儻以恩信招懷之俾爲外禦自可不煩朝廷出師矣

雍熙二年二月丙戌上謂宰相曰朕覽史書見晉高祖求援於契丹遂行父事之禮仍割地而奉之使數百萬黎庶之眾

陷於異域馮道趙瑩位居宰相皆遣令行禮屈辱之甚也邊人貪婪陷之以利可耳割地甚非良策朕每思之不覺憤惋三年春正月戊寅先是知雍州賀令圖與其子并州刺史懷浦及文思使薛維昭軍器副使劉文裕崇義副使侯莫陳利用等相繼上言自國家伐太原而北敵渝盟發兵以援非天威兵力決而取之河東之師幾爲遷延之役且遼主年幼國事決於其母其大將韓德讓寵幸用事國人疾之請乘其釁以取幽薊上遂以令圖等言爲然始有意北伐上初議親征給事中參知政事李至上言略曰陛下不離輦轂恭守宗廟示敵人以閑暇慰億兆之瞻仰者策之上也大名河朔之咽喉或暫駐鑾輅揚言自將以張兵勢壯軍威者策之中也若

乃遠提師旅親抵邊陲北有戎援可虞南有中原爲慮則挈裾之懇切斷鞅之狂愚臣之不肖恥在昔賢之後也刑部尙書宋琪上疏略曰臣有平燕上奏願加省覽疏奏頗采用

三月潘美出雁門自西陘入與敵戰勝之斬首五百級平城辭趨體被金瘡數處流血濡甲部分軍士自若 庚辰刺史

趙彥舉寰州降 曹彬進壁涿州復與敵戰李繼隆范廷召

等皆中流矢督戰愈急敵遂敗辛巳取涿州 潘美進圍朔

州刺史趙希贊降詔以希贊爲本州觀察使田重進至飛狐北界西面招安使大鵬翼等帥眾來援行營西上閣門使袁繼忠謂重進曰敵多騎兵利於平地不如乘險逆擊之鄆州刺史朝城譚延美曰敵恃眾易我若出其不意可克也於是

重進陣壓東偏數交鋒勝敗未決日將夕命荆嗣出西偏薄
山崖以短兵相接戰敵投崖而下手斬千餘級敵勢挫衄散
卒千餘人在野嗣呵止降之敵退屯土嶺裨將黃明與戰不
利嗣謂明日汝第頓兵於此爲我救援當奪此嶺遂力戰克
之追奔五十餘里抵倉頭而還拔小冶直谷二寨嗣因留屯
直谷居數日敵遣騎挑戰勢頗張重進召嗣合兵擊卻之敵
乘夜復圍直谷石門二寨重進遣嗣往救嗣曰今所部纔五
百人敵眾二萬力不敵矣重進憂之問嗣策安出嗣曰譚延
美方屯小冶有兵二千願閒道往邀其策應遂馳見延美延
美曰敵勢如此何可當也嗣曰但願以全軍就平州列陣樹
旗別遣二三百人執白幟於道側嗣乃以五百人疾驅往鬪

彼見旗幟絲互遠甚疑大軍繼至敵雖眾可破也延美許焉
癸未嗣還力戰一日五七合敵不勝將遁去重進遂以大
軍乘之敵騎崩潰生擒大鵬翼及監軍馬都副將何萬通并
契丹渤海千餘人斬首數千級俘老幼七百人獲馬畜鎧冑
萬計大鵬翼貌壯偉而勇健名聞邊塞旣擒之敵氣奪曹
彬入涿州遣步將浚儀李繼宣等領輕騎渡涿河覘敵勢
乙酉敵率眾來攻繼宣擊破之於城南斬首千級獲馬五百
匹殺奚宰相賀斯 丁亥潘美轉攻應州其節度使艾正觀
察判官宋雄舉城降卽授正本州觀察使雄爲鴻臚少卿同
知應州雄幽州人也 田重進圍飛狐令大鵬翼至城諭其
守將定武軍馬步軍都指揮使郢州防禦使召行德尙欲堅

守重進急攻之 辛卯行德乃與其副都指揮使張繼從馬軍都指揮使劉知進等舉城降詔升其縣爲飛狐軍以行德爲左驍衛將軍順州防禦使繼從爲右屯衛將軍檀州刺史知進爲左監門衛將軍重進又圍靈止 丙申其守將步軍都指揮使穆超舉城降以超爲右監門衛將軍

夏四月辛丑潘美克雲州斬首千級 田重進破敵援軍於飛狐北斬首千級俘四百人 壬寅米信破敵於新城斬首三百級敵眾復集信兵稍卻信獨以麾下龍衛卒二百人禦之被圍數重矢下如雨信自射殺數人麾下多死日將莫信持大刀率從騎百餘大呼突圍殺數十人會曹彬遣李繼宣等援之遂大破敵於新城東北 乙巳田重進遣牙校部送

大鵬翼等至闕上責而宥之以大鵬翼爲右千牛衛將軍領
平州刺史 丁未以駕部員外郎梁裔知應州監察張利涉
知朔州右贊善大夫馬務成同知寰州 乙酉田重進又破
敵眾於飛狐北殺酋長二人斬首千級獲馬三百匹 壬子
命左拾遺張舒同知雲州右千牛衛將軍領儒州刺史判官
張日用宋玄并爲殿中丞掌書記仍舊職 乙卯田重進至
蔚州李存璋許彥欽等殺敵酋蕭都哩及其守卒千人執節
度使耿紹忠舉城降以崇儀使魏震知蔚州授存璋順州團
練使彥欽平川團練使同知蔚州初王師入敵境所向皆下
都哩紹忠等懼不自安謀殺城下將吏盡率其豪傑歸虜中
存璋等知其謀乃先事而發紹忠父美爲虜奉聖節度使弟

紹雍爲三司使紹忠領同州州在西樓南數百里方從遼王
至遙樂河聞王師至遣爲蔚州監城使於是被執存璋等初
請降重進疑之先命荆嗣率猛士數十人縋而入得實乃納
其款重進軍乏食嗣部降卒爲輦州廩給之存璋等旣殺虜
黨虜孤城難守乃盡率其民吏奔重進軍重進旣撫之虜援
兵大至副都指揮江謙妄言惑眾嗣卽斬之悉收城中輜重
還集重進軍與敵轉戰時軍校五輩其四悉以戰死至大嶺
嗣力鬪敵始卻遂空蔚州是役也邊民之驍勇者競團結以
襲敵或夜入城壘斬取首級來歸上聞而嘉之曰此等生長
邊陲閑習戰鬪若明立賞格必大有應募者乃下詔募民有
能糾合應援王師者資以糧食假以兵甲擒敵中酋豪者隨

職名高下補署獲生口者人賞錢五千得首級三千馬上等
十千中七千下五千平幽州後願從軍者優典存錄願歸農
者給復三年自是應募者益眾初曹彬與諸將入辭上謂彬
曰但令諸將先趨雲應卿以十餘萬眾聲言取幽州且持重
緩行毋得貪利以要遮敵敵聞之必萃勁兵於幽州兵既聚
則不暇爲援山後矣旣而潘美果下寘朔雲應等州田重進
又取飛狐靈州兵勢大振每捷奏至上頗疑彬進軍之速且
憂敵斷糧道彬至涿州留十餘日食盡乃退師至雄州以援
供饋上聞之大駭曰豈有敵人在前而卻軍以援芻粟乎何
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之勿令復前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
軍接養兵蓄銳以張西師之勢待美盡略山後之地會重進

東下趨幽州與彬信合以全師制敵必勝之道也而彬所部諸將聞美及重進累戰獲利自以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畫蜂起更相矛盾彬不能制乃裹五日糧再往攻涿州敵當其前且行且戰去城纔百里歷二十日始至有敵首領萬騎與米信戰相持不解俄遣使紿言乞降下蔡令大名柳開督饋餉隨軍謂曰此兵法所謂無約而請和也彼將有謀急攻之必勝信遲疑敵復引兵挑戰後偵知果以矢盡俟取爾彬雖復得涿州時方炎暑軍士疲乏乃還師境上彬初欲令所部將開封盧斌以兵萬人戍涿州斌懇言涿州深入敵地必不利不若以此萬人結陣而去彬從其言令斌擁眾退無復

行伍爲敵所躡

五月庚午至歧溝關北追及之我師大敗彬等收餘軍宵涉
巨馬河營於易水之南李繼宣力戰巨馬河上敵始退方涉
巨馬河人畜相蹂踐而死者甚眾知幽州行府事右諫議大
夫劉保勳陷淖中其子開封兵曹利涉督芻粟隨軍常從其
後盡力掖之不能出遂俱死殿中丞孔宜亦隨軍督芻粟溺
於巨馬河詔錄保勳孫巨川爲祕書省正字宜子延世同學
究出身 癸酉潘美遣使部送應州朔州將吏耆老等赴闕
上召見慰撫之老人皆云久陷異域有粟不得食有子不得
存養不意餘年重覩日月并賜以衣服冠帶 丙子宮苑使
王繼恩自易州馳騎至上始聞曹彬等軍敗乃詔諸將領兵
屯於邊口彬及崔彥進米信入朝田重進率全軍駐定州潘

美還代州曹彬等未還武勝節度使兼侍中趙普手疏諫曰
伏覩三月中忽降使臣差搬糧草及詳敕命知取幽州邇後
雖聽捷音未聞成事稍稽克復俄及炎蒸師老民疲實生疑
慮伏念陛下聖略神功舉無遺策平取浙右力取河東十年
之間遂臻康濟蠢茲獯鬻誠非我敵蓋遷徙烏舉難得而制
自古帝王置之度外任其隨逐水草皆以羈縻處之伏料聖
明何足介意此必邪諂附會蒙蔽睿聽致興不急之兵頗涉
無名之譏臣竊見漢武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相
姚元崇獻明皇十事據其年代雖則不同量彼是非必然無
異專具錄奏願賜覽觀伏自大發驍雄往殲凶醜百萬家之
生眾飛輓是供數十州之土田耕桑失半茲所謂以明珠而

彈雀爲鼯鼠之發機所失者多所得者少卽少猶難入手況是失多之外別有關心又聞聖人不凝滯於物事無固必理貴變通前書謂兵久而變生此不可不深慮也苟或更圖淹緩轉失機宜旬朔之間便涉秋序內地先困邊庭早涼敵則弓勁馬肥我則人疲師老恐當此際或誤指呼臣今獨與沮眾之言深負彌天之過願明頒詔旨速議抽軍聊爲一縱之謀敢獻萬全之策伏望陛下安和寢膳惠養疲羸長令外戶不扃永使邊烽罷警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料彼契丹獨將焉往又何必勞民動眾賣犢買刀有道之事易行無爲之功最大如斯弔伐是謂萬全臣又思陛下非次興兵必因偏聽小人傾側但解欺君事成則獲利於身不成則貽憂於國

昨來議取幽薊未審孰爲主謀虛說誑言總應彰露願推首
惡早正刑章所貴詐僞革心中良盡力共畏三千之法同堅
八百之基臣欲露肺肝先寒毛髮遲疑數日未敢措辭又念
往哲臨終尙能尸諫愚臣未死寧忍面諛固知逆耳之言不
是安身之計但以恩由卵翼命直鴻毛將酬國士之知豈比
眾人之報投荒棄市甘從此日之誅竊祿偷安不造來生之
業惟祈明聖特賜察量

普又進劄子言鄧州五縣其四

在山三分居民二皆客戶昨來差配約共出十萬貫錢乃可
運二萬石糧至莫州典桑賣牛十間六七力加善誘偶赴嚴
期留滯至今所費益廣如或再行徭役決定廣致逃移假令
收下幽州轉慮干戈未息又言姦人但說契丹時逢暗去地

有災星以此爲詞曲中聖旨殊不知蕃戎上下幽州俱置生
涯土宿照臨外處不可狂討若彼能同意縱幼主以難輕不
順羣情無災星而亦敗誠宜守道事貴無私如樂禍以貪功
慮得之而不武此蓋兩省少昌言之士靈臺無絕藝之人而
况補闕拾遺合專思於規諫天文歷象頗預定於吉凶成茲
誤失之由各負疏遺之罪若無懲罰寧戒後來又言句抽不
同舉發一則我無鬪志一則彼有仇心須作過防免輸姦便
但令周施捍禦小作程途縱遇交鋒何憂乏力只應信宿便
達城池又言臣猥蒙二聖之深知當兩朝之大用不惟此世
應係前生禮雖限於君臣情實同於骨肉是以凡關啟沃罔
避危亡實思陛下本是天人暫來塵世是以生知福業性秉

仁慈潛聞內裏看經盤中戒肉今者願忍一朝之忿常隆萬世之因如或未止干戈必恐漸多殺害卽曰民愁未定戰勢方搖仍於夢幻之中大作煩勞之事是何微類誤我至尊乞明驗於姦人願不容於首惡興言及此涕淚交流上手詔賜普曰朕昨者興師選將止令曹彬等於雄霸裹糧坐甲以張軍威埃一兩月閒山後平定潘美田重進等會兵以進直抵幽州其力驅攘倬嘯聚之黨遠遁沙漠然後控扼險固恢復舊疆此朕之志也奈何將帥等不遵成算各騁所見領十萬甲士出塞遠鬪速取其郡縣更還卽以援輜重往復勞弊爲戎人所襲此責在主將也况朕踵百王之末纍致承平蓋念彼燕民陷於異域將救焚而拯溺非黷武以佳兵卿當悉之

也邊防之事以大爲之備將來敢肆侵撓必當盡殲醜類卿
勿以爲憂卿社稷元臣忠言苦口三復來奏嘉媿實深普復
上表謝曰昨者臣未測事宜輒陳狂瞽陛下親紆宸翰密諭
宸謀臣竊審恩信爲上策將帥若克遵成算固可平戎但不
副天心致茲敗事今旣邊防有備更復何虞況陛下登極十
年坐隆大業無一物之失所見萬物之咸康所宜端拱穆清
嗇神和志以無爲無事保卜世卜年自可遠繼九皇俯觀五
帝豈必窮邊極塞與戎人較其勝負臣素虧壯志矧在衰齡
固無功伐可推惟有忠純上答觀者歎其忠上慮契丹必入
寇命左衛上將軍張永德知滄州右衛上將軍宋偓知霸州
右驍衛上將劉延讓知雄州蔚州觀察使趙延溥知貝州延

讓等皆宿將久罷節鎮上欲令擊敵自效故與延溥并命八月初徙雲朔靈應四州民詔潘美楊業以所部兵護送之時契丹國母蕭氏與其大臣耶律漢寧南北皮室及五神特哩袞領眾十餘萬復陷寰州謂美等曰今寇鋒益盛不若令兵出大石路先入先遣人密告雲朔守將俟大軍離代州日令雲州之眾先出我師次應州契丹必悉兵來拒卽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於谷口以騎士援於中路則三州之眾保萬全矣監軍西上閣門使蔚州刺史王侁沮其議曰領數萬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趨雁門北川中鼓行而往馬邑軍器庫使順州團練使劉文裕亦贊成之業曰不可必敗之勢也侁曰君素號無敵今見敵逗撓不戰得非有

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傷士卒而功不立
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爲諸君先死矣遂引兵自石峽路趨朔
州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
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
報國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因指陳家谷口
曰諸君於此張步強弩爲左右翼以援埃業轉戰至此卽以
步兵夾擊救之不然則無遺矣美與旆領麾下兵陳於谷口
自寅至巳旆使人登托邏臺望之以爲敵敗走旆欲爭功卽
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沿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
卽麾兵卻走業力戰自日中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撫
膺大慟再率帳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

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敵所擒其子延玉與岳州刺史王貴俱死焉業初爲敵所圍貴猶親射殺數十人矢盡張空卷擊殺數十人乃遇害業旣被擒因太息曰上遇我厚期捍邊破賊以報而反爲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我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於敵人乃不食三日而死業不知書忠烈武勇有智謀練習攻戰與士卒同甘苦代北苦寒人多服氈罽業但挾纊露坐治軍事傍不設火侍者殆僵仆而業怡然無寒色爲政簡易吏民愛之御下有恩故士卒樂爲之用其敗也麾下尙有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亡益也儻鳥獸散尙可亡還報天子者眾皆感泣不肯去遂俱死無一人生還上聞業死甚痛惜 辛亥詔削美三任佺除名配

金州文裕登州贈業大同節度使賜其布帛千匹粟千石錄
其子供奉官延朗等五人及貴子二人

十二月契丹將耶律遜寧虢于越者以數萬騎入寇瀛州都
部署劉延讓與戰於君子館會天大寒我師不能彀弓弩虜
圍延讓數重延讓先以麾下精卒與滄州都部署李繼隆令
後殿緩急期相救及延讓被圍繼隆退屯樂谷御前忠佐神
勇指揮使鉅野桑贊以所部力戰自辰至申而敵援兵復至
贊引眾先遁延讓全軍皆沒死者數萬人延讓得麾下他馬
僅脫死先鋒將六宅使平州團練使知雄州賀令圖武州團
練使高陽關部署楊重進俱陷於敵于越素知令圖嘗使謀
給之曰我得罪於契丹旦夕願歸朝無路自拔幸君少留意

焉令圖方冀立功私遺于越重錦十兩至是于越傳言軍中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先爲所給卽引麾下數十騎逆之至其帳前數步外于越據胡牀罵曰汝嘗好經度邊事今乃送死來耶乃縛令圖去重進力戰死之初令圖與父懷蒲首謀北伐一歲之中父子皆敗天下笑之重進太原人也丙午瀛州以聞延讓詣闕請罪上知爲繼隆所誤不責追繼隆令中書問狀尋亦釋之東頭供奉官馬知節監博州軍聞延遜敗恐敵乘勝復入寇因繕完城壘治器械料丁壯集芻糧十有五日而具始興役官吏居民皆不悅其生事旣而敵果至見有備乃引去眾始歎服初契丹復自胡谷入侵薄代州城下神衛都指揮使馬正以所部列州南門外眾寡不敵副

都署盧漢贊畏懦保壁自固知州給事中張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眾感慨一以當百敵遂卻走循胡盧河南而西先是齊賢約潘美以并師來會戰居無何聞使爲敵所得齊賢以師期旣漏且慮美眾爲敵所乘俄而美有候至云師出并師行四十里至柏井忽奉密詔東路王師衄於君子館令并之全師無得出戰已還州矣於時敵攻代州齊賢慮知美之退乃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意謂并師至矣駭而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俟土塏寨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首二千餘級俘五百餘人獲馬千餘匹車帳牛羊器甲甚眾齊賢悉歸功

於漢贇 己未漢贇以捷音來上優詔褒答後知漢贇未嘗
接戰與鈐轄劉宇皆罷爲右監門衛大將軍

雍熙四年春正月初曹彬及劉延讓等相繼敗覆軍亡死者
前後數萬人緣邊瘡痍之卒不滿萬計皆無復鬪志河朔震
恐悉科鄉民爲兵以守城皆白徒未嘗習戰陣但堅壁自固
不敢禦敵敵勢益振長驅入深祁陷易州殺官吏虜士民所
過郡邑攻不能下者則俘村野子女縱火大掠輦金帛而去
魏博之北咸被其禍上深哀痛焉 丙戌降德音 上以契
丹頻歲來侵將大發兵討之遣使往河南北諸州募丁壯爲
義軍京東轉運使主客郎中李維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
上疏宰相李昉等相率上奏曰近者分遣使往河東河南四

十餘郡凡八丁取一以備邊徼事非獲已臣等頗聞輿議皆言河南百姓不同被邊之民世習農桑罔知戰鬪遽茲括集皆匪願爲或慮人情扇搖因而逃避相聚爲盜更須剪除如此則河北閭閻旣困於戎馬河南生聚復擾於萑蒲矧當土膏之興更妨農作之務望嚴敕續遣使臣等所至之處若人情不安難於點集未卽行法密奏取裁於是開封尹陳王元僖又上疏曰竊觀仲春以來分遣使臣於諸州點集鄉兵其數甚眾生氣方盛農事正勤況屬久安豈可遽擾且所取義卒乃是丁夫畎畝之氓本難拘率行伍之內豈易指呼雖教習之有方終驅使之無效若鳩集益廣卽倍多經費以此思之止爲勞弊今敵人出塞邊境已寧至於防秋須預經畫望

於將相之內選材謀之人付之兵權委以閫政精擇銳旅分
戍連城優恤其妻孥激發其勇力至於保障城寨州郡官僚
遴揀賢才責成倚辦此外深溝高壘炳燧鳴刀來則禦之去
則勿逐有備無患古之道也所集鄉兵雖眾何用況又河南
爲內地人戶非能便習武藝不可盡置戎行河北累經戰鬪
頗有閑習騎射或可選置軍中望且於河朔緣邊諸州點集
止令本處守捍城池河南諸州一切停罷上納其言

五月乙丑以侍御史鄭宣司門員外郎劉墀戶部員外郎趙
載并爲如京使殿中侍御史柳開爲崇儀使左拾遺劉慶爲
西京作坊使初開以殿中侍御史出知貝州坐與監軍忿爭
貶上蔡令及自涿州還詣闕上書願効死北邊上憐之復授

以故官開又上書言臣受非常之恩未有微報年纔四十膽力方壯今匈奴未滅願陛下賜臣步騎數千任以河朔用兵之地必能出生入死爲陛下復取幽薊雖身沒戰場無所恨於是上亦并用文武戡定寇亂乃詔文臣中有武略知兵者許換秩故開與宣等俱被此命 是月雄霸等州皆相告以敵將犯邊急設備寧邊軍數日間連受八十餘牒知軍柳開獨不信貽書郭守文陳五事言敵必不至旣而果得牒者之妄時上亦將議親征河北東路轉運副使王嗣宗上疏言敵必不至之狀上乃止 有白萬德者真定人爲契丹貴將統沿邊兵七百餘帳寧邊有豪傑卽萬德姻族往往出外境見之柳開因使說萬德爲內應挈幽州納王師許以裂地封侯

之賞萬德許諾來請師期使未及還會詔徒開知全州事遂寢全之西谿洞粟氏聚族五百餘人常抄掠民口糧畜亡命設峽口查煙羊狀等七寨禦之不能制開始至爲作衣帶巾帽選牙吏勇辨者有三輩使入諭之曰爾能歸我卽有厚賞給田爲屋處之不然發兵深入滅而類矣粟氏懼留二吏爲質率其酋四人與一吏俱來開厚其犒賜吏民爭以鼓吹飲之居數日遣還與爲期并族而出不月餘悉攜老幼至開卽與居業作時鑑一篇刻石戒之遣其酋長詔賜開錢三十萬端拱元年秋八月乙卯朔甲子以宣徽南院使郭守文充鎮州路都部署上面命之曰夫用兵者先須知敵強弱明於動靜賞罰必當但戢兵清野此大意也且朝廷以鎮定高陽三

路控扼往來若敵矜驕而來則出奇兵掩之萬不失一於騎士一指揮內揀驍勇者閒以弓矢槍劍分爲十隊乃至三四百隊皆可制也又選廷臣押隊虜若敢踰鎮定汝但弗戰陽爲怯勢陰置騎士朕卽以駕前精兵徑發格鬪俟有必勝之策分布隊伍縱兵擊殺皆百戰百勝之謀也自能隨機設策計爲之便宜莫善於此

十一月敵騎大至唐河北將入寇諸將欲以詔書從事堅壁清野勿與戰定州監軍判四方館事袁繼忠曰犬戎在近今城中屯重兵而不能剪滅令長驅深入侵掠它郡謀自安之計可也豈折衝禦侮之用乎我將身先士卒死於敵矣辭氣慷慨眾皆服中黃門林延壽等五人猶執詔書止之都部署

李繼隆曰聞外之事將帥得專焉往年河閒不卽死者固將有以報國家爾乃與繼忠出兵拒戰先是易州靜塞騎兵尤驍果繼隆取以隸麾下留妻子城中繼忠言於繼隆曰此精卒止可令守城萬一寇至城中誰與捍敵繼隆不從旣而敵果入逼易州遂陷卒之妻子皆爲敵所掠繼隆欲以卒分隸諸軍繼忠曰可但奏升其軍額優以廩給使之盡節可也繼隆從其言眾皆感悅繼忠因乞永隸麾下於是摧鋒先入虜騎大潰追擊踰曹河斬首萬五千級獲馬萬匹 己丑捷奏聞羣臣稱賀上降璽書褒答賜予甚厚

至道元年春正月契丹大將韓德威率數萬騎誘党項勒浪等族十六府大首領馬尾等自振武入侵永安節度使折御

卿率騎邀擊之大敗其眾於子河汭勒浪等族乘敵之亂詐爲府州兵躡其後敵大驚擾死者十六七悉棄其輜重涉河而遁敵將號突厥太尉司徒舍利死者二十餘人生擒吐渾首領一人德威僅以身免 甲子御卿遣使奏捷上召見便殿問破敵之狀笑謂左右曰契丹遠來輕進易退朕常戒邊將勿與爭鋒待其深入則分兵以斷其歸路從而擊之必無遺類也今果如吾言左右皆呼萬歲初并代都部署張永德聞敵來侵以太白萬勝訣占之語其僚佐曰賊雖以年月便利乘金而未及值歲星對逆兵家大忌彼當自敗不足慮也坐客皆憮然及是歎服

太宗平交州

太平興國五年夏四月遣供奉官盧襲使交州時丁璉弟璿
尙幼嗣稱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大將黎桓擅權劫遷
璿於別第舉族禁錮之代總其眾大忌外諱自璿
六月知邕州侯仁寶上疏言交州亂偏師可取願自詣闕回
奏上大喜驛召未發盧多遜奏曰交阯內擾此天亡之秋也
朝廷出其不意用兵擊襲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今若先召仁
寶其謀必泄蠻寇知之阻山海爲備則未易取也不如授仁
寶以飛輓之任因令經度其事選將發荆湖士卒一二萬人
馬驅而往勢必萬全上以爲然也漢書二十餘人走

七月以仁寶爲交州路水陸轉運使蘭州團練使孫全興入
作使郝守潛鞍轡庫使陳欽祚左監門衛將軍崔亮爲邕州

路都總管寧州刺史劉澄軍器庫使賈湜供奉官王僕爲廉州路兵馬都總管水陸進討

十一月黎桓遣牙校來貢仍爲丁璿上表自言徇將吏軍民之請已攝節度行軍司馬權領軍府事乞朝廷賜以真命時孫全興等出師踰時上察其止欲緩兵不報

十二月全興等破賊萬餘眾斬首一千三百四十五級

六年三月又破賊軍萬五千眾於白藤江口斬首千餘級獲戰艦二百隻甲鎧以萬計於是侯仁寶率前軍先進孫全興等屯兵花步七十日以俟劉澄仁寶屢促之不行及澄至升寧由水路抵多羅邨不遇賊復擅還花步賊詐降以誘仁寶仁寶信之遂爲所害時諸軍冒炎瘴多死轉運使許仲宣馳

奏仁寶戰沒且乞班師不待報卽分屯諸州開庫賞賜給其

醫藥謂人曰若待報則此數萬人皆積屍於曠野矣乃自劾

有詔嘉納遣使就劾澄等會王儼病死澄與賈湜孫全興皆

伏誅陳欽昨郝守濬崔亮責授團練副使贈仁寶工部侍郎

官其二子田錫上表曰今交州未下戰士無功春秋謂老

師費財兵書曰鈍兵挫銳臣聞聖人不務廣疆土惟務廣德

業聲教遠被自當來賓願陛下念征戍之勞思用人之廣愛

人惜力毋重兵以費財修德服荒毋略內以勤遠亟詔執事

寬其勦誅又何必蕞爾蠻陬勞於震怒上賜詔褒獎仲宣旣

分遣南伐之師乃草檄諭交州明國威信期必再舉桓懼數

遣使人貢

雍熙三年以桓爲靜海節度使命左補闕李若拙齎詔往桓
拜詔盡恭日以奇貨異物列於前若拙一不留盼又卻其私
獻惟取陷蠻使臣鄧君卞以歸桓又謂覺等曰此土山川遙
遠中朝人乍歷之不亦勞乎覺對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
下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桓默然色沮
淳化元年正月命左正言宋鎬右正言王世則以加恩制書
賜桓鎬等及境俄而桓擁從至展郊迎之禮桓斂馬側身問
皇帝起居畢按轡偕行桓質陋而目眇自言近世與蠻寇接
戰墜馬傷足受詔不拜鎬信之後及張筵飲宴有木塔其制
樸陋桓一日同登顧曰中朝有此塔否地無寒氣十一月猶
衣夾衣揮扇

四年二月乙丑封桓爲交阯郡王桓性凶狠負阻山海久之
屢爲寇害漸失藩臣之禮上以其荒服不欲問罪

至道二年五月寇如洪鎮巡檢使董全斌擊走之欽州如洪
咄步如昔三鎮皆瀕海交州潮陽鎮民卜文勇等殺人焚家
屬亡命至如昔鎮鎮將匿之黎桓令潮陽鎮移牒來捕固不
遣凶茲海賊連歲剽竊丁巳以太常博士直使詣陳堯叟
爲廣南西路轉運使且賜桓詔書堯叟至遣李建中齎詔勞
問桓堯叟又詰藏文勇之由乃令盡擒獲召潮陽鎮吏付之
桓遂上章感恩并捕海賊送堯叟

七月朝廷遣李若拙以詔書國信玉帶賜桓若拙至桓謂曰
向者劫如洪鎮乃外境蠻賊皇帝知否若使交州果叛則當

首攻番禺次擊閩越豈止如洪鎮若拙從容謂桓曰上初聞寇如洪鎮雖未知其所以然足下拔自交州牙校授之旄鉞固當盡忠以報豈有他慮及見執送海賊事果明白然而大臣僉議爲朝廷建節帥以寧馭海表今海賊敢爲寇乃是交州力不能獨制請發勁卒數萬會交州兵翦滅委黎桓討擊之未可輕舉慮交州不測朝旨或致驚駭不若且委黎桓討擊之亦當漸至清謐故不復會兵也桓愕然避席曰海賊犯邊守臣之罪也聖君容貸未加誅責恩過父母自今謹守職約永靖瘴海因北望稱謝

太宗平李順

淳化四年二月青城縣民王小波作亂蜀土富饒絲絛羅綺

甲於天下孟氏割據府庫充溢及王師平蜀其重貨銅布載

自三峽輕貨綾縠卽設博置發卒負擔每四十卒爲一綱號

爲日進不數十年孟氏所儲悉歸內府而言事者競起功利

成都除常職之外又置博易務諸郡課民織作禁商旅不得

私市日進上供又倍常數司計之吏皆析秋毫蜀地狹民稠

耕稼不足給由是小民貧困兼并者益奪其利小波聚眾曰

吾疾貧富不均今爲汝均之貧民多附者遂攻劫邛蜀諸縣

殺彭山縣令齊元振貧暴民尤苦之祕書丞張樞嘗使蜀奏

黜官吏之不法獨稱元振廉能朝廷賜璽書獎喻元振受詔

益恣橫與民爲仇受賕得金帛多寄民家小波旣殺元振剖

其腹實以錢刀

十二月西川都巡檢張玘與小波鬪於江源縣俱死眾遂推小波之妻弟李順爲帥玘麾下兵四百餘人奔歸西川轉運使樊知古不受縱使亡去賊勢由是日盛眾至數萬攻陷邛州又陷永康軍及雙流新津郫縣縱火大掠留其黨守之進攻成都

五年正月甲寅初右諫議大夫許驥知成都府及還言於上曰蜀土久安其流竄易授願謹擇忠厚者爲長吏使鎮撫之時東上閤門使吳元載實代驥爲成都元載頗尙苛察民若有犯法者雖細罪不能容又禁民游宴行樂人用胥怨王小波起爲盜元載不能捕滅於是東上閤門使郭載受命知成都行至梓州有日者潛告載曰成都必陷公往亦當受禍少

留數日則可免載怒曰天子詔吾領方面阽危之際豈敢遷延遂行先是李順引眾燒成都西城門不利去載既入城賊攻愈急己巳城陷載與運使樊知古斬關而出奔梓州李順入據成都四出侵略北抵劍關南距巫峽郡邑皆被其害焉上始聞李順劫掠劍南諸州命昭宣使河州團練使王繼恩爲西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繼恩制置不從中覆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

二月甲申上始聞成都陷召宰相謂曰豈料賊勢猖熾如此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忍令隴蜀之民陷於塗炭去年以來連雨數月此亦兵氣之應朕當分部軍馬且夕討平之遂命少府少監雷有終監察御史裴莊并峽路轉運使馬步軍都軍

頭勤州刺史王果率兵趨劍門崇儀使帶御器械尹元帥兵由峽路以進并受昭宣使王繼恩節度或言莊本蜀人不宜復遣入蜀上益倚信之李順分兵數千眾北攻劍門劍門疲兵纔數百都監西京作坊副使開封上官正奮勵士卒出禦之會成都監軍供奉官宿翰領麾下援劍門道與正兵合遂迎擊賊大破之斬首虜幾盡餘二百人奔還成都順怒其驚眾悉命斬於成都門外初朝廷深以棧路爲憂正等力戰破賊自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入奏至上嘉之甲辰以正爲六宅使劍州刺史充劍門兵馬都部署翰爲崇儀使昭州刺史

三月甲寅詔王繼恩戒前軍所至處其賊黨敢抗王師卽當

六五 漢書卷之三
三
誅殺本非同惡偶被脇從而能歸順者并釋之加倍安撫

壬寅王繼恩言王師由小劍門路入研口寨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強嶺遂平劍州

四月癸丑王繼恩言王師入緜州境賊眾望風奔潰殺戮及溺水死者不可勝數甲寅繼恩言克緜州又言先遣內殿崇班曹習分兵自葭萌趨老谿賊萬餘眾依險爲寨習擊破之斬首二千級擁入江溺死者甚眾遂克閬州又言巡檢使胡正達率兵破賊五千眾克巴州

五月丁巳繼恩攻成都拔之破賊十萬餘斬首三萬擒李順及其黨計詞吳文賞等并甲鎧僭偽服用甚眾知梓州張雍初聞順亂卽謀爲城守計訓練城中兵得三千餘令官屬分

主之輦。縣州金帛，以實帑藏。銷銅鐵爲箭鏑，伐木爲竿紐，布爲索器械，悉備遣觀察推官盛梁請兵於朝。旣而都巡檢使盧斌以十州之眾援成都，勿克而還。雍卽委以監護之任。順等遣其黨帥眾二十萬來攻，雍與戰數破之。賊圍城八十餘日，會王繼恩分數千兵來救，賊始潰去。斌出兵追擊，降者一萬餘。又破賊數萬眾，解閬州圍，斬三千人。平遂州，雍馳奏詔褒美斌。在川陝六年，以孤軍禦寇，屢立戰功，表請赴闕。上遣使諭曰：「俟妖孽殄盡，當召汝。」旣而賊集梓、緜、漢三州境上，斌促往平之。以少府少監爲諫議大夫，知成都府。有終由峽路入蜀，調發兵食，規畫戎事，皆有節制。師行至峽中，將士渴乏，會天雨，軍人以兜牟承水飲之。進至廣安軍，軍壘瀕江，三面

樹柵夜晦眾賊奄至士伍恐懼有終安坐櫛髮自若閒出奇
兵敗之王繼恩之克劍州也西州作坊使馬知節實爲先鋒
繼恩挾勢驕恣惡知節不附己繼恩遣知節守彭州配以羸
兵三百知節累乞師繼恩弗聽賊十萬眾攻城知節率兵力
戰自寅至申眾寡不敵士多死者逮暮退守州廨慨然歎曰
死賊手非壯夫也卽橫槊潰圍而出休於郊外黎明救兵至
遂鼓譟以入賊眾敗去上聞而嘉之曰賊盛兵少知節不易
當也授益州鈐轄初尹元等入峽路首破賊三千餘眾於
新寧遂深入梁山廣安渠果之間捕斬收集久未得進王繼
恩雖徑拔成都而郭門十里外猶爲賊黨所據僞帥張餘謂
王師孤絕無援復嘯聚萬餘眾攻陷嘉戎瀘渝涪忠萬開八

州開州監軍秦傳序死之初賊眾奄至傳序督士卒守城既久危蹙日甚長史皆奔竄投賊傳序謂士卒曰吾爲監軍盡死節以守郡城吾之職也安可苟免乎城中乏食傳序盡出囊橐服玩市酒肉犒士卒而慰勉之眾皆感泣力戰旣而賊日盛傳序度力屈終不能拒賊乃爲蠟丸帛書遣人間道士言曰臣盡死力戰誓不降賊城壞傳序投火死賊乘勝攻夔州列陣西津口矢石如雨先是上復遣如京使白繼斌爲峽路都大巡檢統精卒數千人晨夜兼行助討遺寇是月庚午繼斌入夔州出賊不意與巡檢使解守顛腹背夾擊之賊眾大敗斬首二萬餘級流骸塞川而下水爲赤奪得舟千餘艘甲鎧數萬計賊圍施州指揮使黃希遜兵馬使黃延霸

開門擊走擒獲百餘人峽路行營亦破賊於廣安又破賊於嘉陵江口又破賊於合州雷有終大軍抵合州境會尹元裴莊等領兵至遂克合州餘黨之保渠州廣州梁山皆討平之陵州破賊五萬眉州破賊十餘萬峽路行營破張餘眾二萬復雲安軍中書以王繼恩有平賊功欲以爲宣徽使上曰朕不欲令宦官干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

八月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名序立宣徽使上以授之王小波李順之初作亂朝議欲遣大臣慰撫給事中參知政事趙昌言獨請發兵捕斬無使滋蔓議久不決賊連陷邛蜀等州始命進討繼恩握重兵久留成都每出入前後奏音樂僕隸輩用事恣橫坐而玩寇餉稍不給軍士亦無鬪

志上屢遣使督戰因召對資福殿上謂之曰西川本自一國
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昌言揣上意遂言士馬精強所嚮無
不克顧此草竊不足慮卽於上前指畫攻取之策上喜甚

癸卯命昌言爲川峽兩路都部署自繼恩以下并受節度昌
言懇辭上不許別賜手劄數幅親授方略焉 丁丑上下詔

罪己初命翰林錢若水草詔旣成進御上笑謂若水曰朕爲
卿潤色可乎若水頓首謝因命筆親竄數字皆引咎深切尤
爲精當其略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
惠和爲政筦權之吏唯用刻削爲功撓我蒸民起爲狂寇又
曰念茲失德是務責躬改而更張永鑒前弊而今而後庶或
警余初昌言行旬餘或言有反相不宜委以蜀事上亟召宰

相謂曰蜀賊小醜昌言大臣不可輕動時已至鳳翔詔遣使及之因留候館以樞密直學士張詠知益州先是蘇易簡言詠可屬西川事上面諭之曰西川亂後民不聊生卿當以便宜行事是日詠始至益州陝西課民運糧以給蜀師者相屬於路城中無半月之食詠訪知民間苦鹽貴而私廩尙有餘積乃下鹽價聽民得以米易鹽小民爭趨之未踰月得米數十萬斛軍士謹言前所給皆雜糠土不可食今一一精好此翁真善幹國事者詠聞而喜曰吾今可行矣時四郊尙多賊壘城門晝閉王繼恩日日務飲宴不復窮討會衛紹欽亦以詔書來督捕餘寇繼恩始令兵四出詠計軍食尙可支二歲乃奏罷陝西運糧上喜曰鄉者益州日以乏糧爲請詠至未

久遂有二歲備此人何事不能了朕無慮矣

十二月戊寅王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張詠恐軍還日或有意外之變乃密奏請遣心腹近臣可以彈壓王師者亟來分屯師旅 辛丑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偕往召對後苑門面授方略鑑曰益都新復卒乘不和若聞使者至驟易其戎伍慮猜懼變生不測請假臣安撫之名上稱善鑑至成都繼恩猶偃蹇不意朝廷聞其縱肆之行上付以空名宣頭及廷臣數人鑑與詠卽遣部戍兵出境繼恩麾下兵亦多遣東還督繼恩等討捕殘賊而鑑等監察之民始安枕矣

太平治蹟類卷三

太平治蹟統類卷四

宋彭百川撰

眞宗祥符

景德四年十一月庚辰殿中侍御史趙湘上言請封禪申書以聞上拱揖不答王欽若曰非聖朝承平豈能振舉上自聞王欽若以城下盟毀寇準嘗怏怏不樂謂欽若曰今將奈何欽若度上厭兵卽謬曰取幽薊乃可刷此恥也上曰河朔生靈始得休息吾何忍復驅之死地卿盍思其次欽若曰陛下苟不用兵則當爲大功業可以鎮服四海誇示戎狄也上曰何謂大功業欽若曰封禪是矣然封禪當得天瑞稀世絕倫之事乃可爲旣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人力爲之

惟在人主深信而崇奉焉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矣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此乎聖人以神道設教耳上久之乃可獨憚王旦曰王旦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請以聖意諭旦宜無不可乘閒爲旦言之旦黽勉而從然上意猶未決莫適與籌之者它日晚幸祕閣惟杜鎬方直宿上驟問之曰卿博達墳典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耶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其言偶與欽若同上由此意決遂召王旦飲於禁中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之歸發視乃美珠也旦自是不復持異天書封禪等事始作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乙丑上召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對於崇政殿之西序上曰朕寢殿中帘幕皆青繒爲之

旦暮閒非張燭莫能辨色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將半朕方就寢忽一室明朗驚視之次俄見神人星冠絳袍告朕曰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泄天機朕悚然起對忽已不見遽命筆誌之

十二月朔卽蔬食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結綵壇九級又雕木爲輿飾以金寶恭貯神貺未敢罷去適觀皇城司奏左承天門黃帛曳於鴟吻之上朕潛令中使視之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朕細思之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誠事天地孝奉祖宗擴俗請和干戈載戢非一日之所致神告先期靈文缺歲又言啟封之際朕宜與卿等祇畏改悔其隱之而使眾不知也上卽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使內侍周懷

敏皇甫繼明升屋奉之下旦跪進帝再拜受置輿上旦等步
導卻繖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啟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興於
宋付於春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啟封復命
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尙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
上能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
意讀訖藏以金匱旦等稱賀於殿之北廡是夕命旦宿齋中
書晚詣道場旦趨往而上已先至 丙寅羣臣入賀於崇政
殿賜宴 戊辰大赦改元文武官並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
承天祥符門擢護門親從官徐榮爲十將賜衣服銀帶緡錢
榮先覩天書故也 己卯詔以天書降申做在位俾各揚其
職以答天意太僕少卿直祕閣錢惟演獻祥符頌天書降翌

日宗諤上皇帝奉迎酌獻樂章優詔答之。甲戌兗州父老呂良等詣闕請封禪，令引進使曹利用宣勞面諭之曰：封禪大禮，歷代罕行，難徇所請。良等進而言曰：國家受命五十年，已致太平，今天降祥符，昭顯盛德，固宜告成岱嶽，以報天地。上復曰：此大事不可輕議。

夏四月辛卯朔，天書又降於大內，之功德閣。先是宰相王旦等文武百官諸軍將校州縣官吏蕃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七十人詣東上閣門，凡五上表請封禪。甲午詔於今年十二月有事於泰山，以知樞密院事王欽若參知政事趙安仁並爲封禪經度制置使，初議封禪未決，上以經費問權三司使丁謂曰：大計固有餘矣，議乃決。戊戌命皇城使

劉成珪龍圖閣待制戚綸崇儀副使謝德權計度封禪發運
事綸上疏略云伏望端守玄符凝神正道參內景修行之要
資五千致治之言建皇極以御烝人寶太和而延聖算仰答
天貺俯惠羣黎上嘉納之 有司言巡狩有燔柴告至之禮
皇帝親行事又封祀至太山下柴告昊天上帝於圓壇如巡
狩告至之禮有司攝事之儀車駕至泰山合行告至望令太
尉以酒脯幣帛於山下壇告至奏可 遣使馳詣岳州采三
脊茅三十束備藉神縮酒之用有老人董皓識之授皓岳州
助教賜束帛 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奏罷內帑所助錢八萬
緡於是又請輦本路金帛芻粟四十九萬赴京東以助祀事
上曰士衡臨事有心力可獎也遂賜褒詔丁謂因請留士衡

於澶州管旬東封事從之。有司詳定儀注詔皆從之。丙寅命王旦馮拯趙安仁等分撰玉牒玉冊文上諭之曰其文當首敘上天降鑿符瑞沓來次述爲民祈福之意。三司假內庫銀十萬兩從之。丁巳對王旦于龍圖閣出封禪圖示之。六月壬辰詳定所上封禪儀注上覽之曰此禮久廢非典禮具備豈爲盡美。命都官員外郎孫奭至契丹境上告以將有事於泰山。先有五月丙子上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復當賜天書于泰山卽密諭王欽若於是欽若奏六月甲午木工董祚於醴泉亭北見黃素曳草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吏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欽若欽若等就取得之遂建道場明日跪授中使奉詣闕奉至上亟召王旦

等諭其事欲自出奉迎卽命旦爲導衛使己亥旦與扶侍使而下具儀仗奉迎天書入含芳園之西門 庚子羣臣詣園迎賓升殿辛丑上致齋壬寅備鑾駕以出北面拜殿下導衛扶侍使自殿上奉天書至上前上再拜授陳堯叟堯叟跪讀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祕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召百官示之復奉以升殿酌獻畢上先還旦等導衛扶侍至朝元殿上迎拜入內時久雨頓晴景色澄廓苑中有雲五色讀天書次黃氣如鳳駐殿上 賜文武百官泰山醴泉

秋七月封禪用玉牒冊凡七文思玉工言用玉追琢難成宰相請代以珉石及階州采進上曰此砥砮之類目之爲玉以

奉天於禮可乎遣中使徧詢玉工有趙榮者言太平興國中曾與眾工治玉爲牒冊歲餘方就寘崇政庫亟取用之己酉王欽若來朝獻芝草八千一百三十九本皇城使劉承珪請崇政殿上新製天書法物有鶴十四來翔天書扶侍使丁謂奏雙鶴度天書輦飛舞良久翌日上願謂左右曰昨所覩鶴但於輦上飛度若云飛舞良久文則文矣恐不爲實卿當易此奏也

癸亥奉天書於朝元殿上齋於殿之後閣上親習封禪儀於崇德殿 辛卯有司宿設天書仗衛於乾元門自宮中奉天書出乾元門升玉輅黃麾仗前後部鼓吹道門威儀扶侍使等導從而行從臣望拜於殿下有頃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御

輦發京師次含芳園之行宮有神光起昊天玉冊上卽詣昊天玉冊前焚香再拜以答神光之貺 戊申上齋於穆清殿

王欽若等獻泰山芝草三萬八千二百五十本 己酉五色

雲起嶽頂 庚戌晝漏未五刻上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

備法駕至山門改服鞞袍乘步輦以登前一夕山下大風裂

帟幕遲明未已及上之至天氣溫和纖塵不動奉祀官點饌

習儀於園臺祥氣瑞雲交相輝映是夕山下罷警場 辛亥

享昊天上帝於園臺命羣臣享五方帝諸神於封祀壇儀衛

使奉天書於上帝之左攝中書侍郎周起讀玉冊玉牒文上

飲福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黃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

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匱攝太尉王旦奉玉匱置於石臧攝

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臧上復登臺閱視訖
還御幄司天監奏慶雲繞壇月有輝氣宰臣率從官稱賀振
動山谷上卽日還奉高宮百官奉迎于谷口日有冠戴黃氣紛
郁 王子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之儀上至山下服

鞞袍步出大次侍臣請乘步輦上曰接神在誠敢不徒行前
夕陰晦風勢勁猛不能然燭及行事頓止天宇澄霽燭燄凝
然集四方所獻珍禽奇獸于山下法駕還奉高宮日重輪五
色雲見因改奉高宮爲會真宮九天司命上卿加號保生天
尊青帝加號廣生帝君天齊王加號仁聖各遣使致告 癸
丑有司設仗衛宮懸於朝覲壇下在奉高宮之南方九丈六
尺高九尺四出陛其南兩陛上服袞冕御壇上之壽昌殿受

朝賀中書門下文武百官皇親諸軍校四方朝賀使貢舉人
蕃部父老僧道皆在列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賜
天下酺三日改乾天縣爲奉符縣泰山下七里內禁樵采大
宴穆清殿又宴近泰臣及泰山父老於殿門賜父老時服茶
帛始議肆赦上謂宰相曰此赦與常時不同但常赦所不能
行者卿等並錄出條目共議之務令實惠及民也 丙子發
陳橋次含芳園時近輔淮甸奔走不絕駕至自泰山扶侍使
丁謂奉天書歸大內上御乾元樓召近臣觀衛士甲馬還營
賜百官休假三日中書樞密院一日上之巡祭也往還四十
七日未嘗遇雨雪嚴冬之候景氣恬和祥應紛委咸以爲精
誠昭格天地助順之致也詔以正月三日天書降日爲感昭

天慶節休假五日京師於上清宮建道場七日宰相迭宿罷
日文武官內職皆集賜會錫慶院是夕京師張鐙五日內无
得用刑仍禁屠宰諸州建道場三日羣臣亦賜會丁謂請以
天書降祥瑞編次撰贊繪畫於昭應宮詔謂與龍圖閣待制
戚綸陳彭年同編次其贊令中書門下樞密院內制尚書丞
郎給諫待制館閣官分撰先是詔有司參詳百官拜表進名
儀式且言慶成喬嶽歸美祖宗雖繫孝思實爲吉禮比之初
上廟號理有不同按唐朝修八陵及遷懿獻二祖禮畢並皆
稱賀欲望其日許百官詣閣門拜表賀從之 乙酉大宴含
光殿勞旋也

十二月命丁謂等編修封禪禮

二年正月癸卯羣臣並以次覃恩詔提點刑獄朝臣使臣不
限品秩及諸班諸軍都虞候並與一子恩 上自東封還羣
臣獻賀功德者相繼成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成事
然願陛下謹於盈成不可遂自滿假上善其言卽召試中書
丙午賜同進士出身時知制誥周起亦上言天下之勢常患
恬於逸安而忽於兢思願毋以告成爲恃上深納之 昭應
宮日役工數萬上以道里稍遠憫其負勞令謂等規畫有言
載以橐駝驢車有言舟運謂等請用車載爲便壬子詔三司
以空船給昭應宮運夫仍浚治渠道一年

秋七月辛未以昭應宮爲玉清昭應宮

詔諸路州軍監關

縣擇官地建道觀並以天慶爲額民有願捨地備材起蓋者

亦聽先是道教之行時罕習尙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徧有道象矣 殿中侍御史士遜上言今營造競起

遠近不勝其擾願因諸舊觀爲之詔從其請 缺 禪朝覲瑞祥

缺 二月右僕射判 缺 有損謙德及違 缺 辛丑齊鑾出判孟州

缺 臣皆以陛下在堯舜之上 缺 命出 辛丑文武官將校者

艾三萬人詣闕請祀汾陰后土不允表旣三上詔以來年春

有事於汾陰 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爲祀汾陰經度

置制使翰林季宗諤副之鹽鐵使李士衡副使林特又獻錢

帛三十萬以佐用度詔褒之 己酉發陝西河東兵五千人

赴汾陰給役置急腳遞鋪出廐馬增驛傳遞鋪卒增置八千

四百五十人 庚戌命翰林學士與太常禮院詳定祀汾陰

儀注 有司定封玉冊玉匱虞朝廷擇地為埒悉如社首封
碱之制從之 戊寅詔西路行宮宜令儀鑾司止用油幙為
屋以備宿衛不須覆以蘆竹 陳堯叟至汾陰數奏雲物之
祥 癸巳杖殺入內高品江守恩守恩雖近侍上不貸以法
論者以謂朝廷至治行法不私中外莫不悚慶

冬十月河中府民巨沼詣陳堯叟言五世祖誠在德宗時夜
夢人謂曰中條山蒼陵谷有靈寶真文以金札之明當往取
竦天書赤篆出可用參會如其言入谷三四里夜觀黃光下
有塊石碎之得黃金一斤卷書帛取藏於家誠手筆為識後
二百餘年屢經大兵饑荒家獨無苦其帛長二丈廣九寸通
判曹谷驗之云篆文非常體詞類道經 庚戌堯叟附中使

趙敦信入獻以詔爲本府助教賜衣服銀帶器帛 庚申丁
謂等上大甲祥符封禪記五十卷 乙卯告太廟奉天書如
東封之制詔天書儀衛副使王欽若趙安仁扶侍使丁謂龍
圖閣學士陳彭年與太常禮院詳定奉事天書儀制以聞既
而欽若等著爲五卷上之 龍圖閣待制孫奭由經術進守
道自處卽有所言未嘗阿諛取說上常問以天書奭對曰臣
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上知奭樸忠每優容之是歲特
命向敏中諭奭令陳朝廷得失奭上納諫恕罪輕徭薄斂四
事頗施用其言及將有汾陰之役會歲旱京師近郡穀價翔
貴奭遂奏疏言不可十事上遣內侍皇甫繼明諭以若有所
陳其具條上於是奭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

不寧江淮之眾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必行北虜治兵不遠邊境雖馳單使寧保其心昔黃巢出自凶饑陳勝起於徭戍隋煬帝緣勤遠略唐高祖由是開基晉少主智昧邊防耶律光因之猾夏今陛下澹納邪佞遠棄京師罔念民疲不虞人患涉頻歲薦饑之苦興百年久廢之祠又安知饑民之內無黃巢乎徒役之中無陳勝乎肘腋之下無英雄之窺伺乎陛下方祠后土駐蹕河中若敵騎猖狂忽及瀘澗何以待之先帝欲北并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姦臣在位未嘗獻謀畫策謂主辱臣死爲空談以誣下罔上爲己任纔畢東封便議西幸無事往還輕勞聖駕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佞邪僥倖之資

臣所以長歎痛哭也時羣臣數奏萌又上疏言五載巡狩虞書常典觀民設教義易明文何須紫氣黃雲始能封嶽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今乃野鵬山鹿並形奏簡秋旱冬雷率皆稱賀將以欺上天則上天不可欺將以愚下民則下民不可愚將以惑後世則後世必不信腹非竊笑有識盡然上玷皇明不爲細也疏入不報

四年正月乙酉親習祀后土儀于崇德殿初有司詳定止習壇上義上崇重大祀乃并廟廷及封石匱儀徧習焉 上以

靈文疊降盡志欽承且欲垂訓子孫俾奉祀無怠仍爲誓文
乙未命刻石置玉清殿昭應宮寶閣下 丁酉車駕奉天

書發京師 壬申車駕至西京 戊午致齋 辛酉具法駕

請於睢壇夾路燎火其光如晝甬道盤屈周以黃麾仗至壇
次服衮冕登壇祀后土地祇備三獻奉天書於神坐之左以
太祖太宗並配悉如封禪之禮即日還奉祇宮鼓吹振作紫
氣四塞觀者溢路民有扶老幼不遠千里而至者或則感泣
曰五代以來此地爲戰場今日乃獲覩天子巡祭實千載一
遇之幸也詔以奉祇宮爲大寧宮增葺殿室設后土聖母像
又遣官祭告河瀆 壬戌御朝覲壇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
恩賜如東封例河中府特給復一年半建寶鼎縣爲慶成軍
給復二年賜天下酺三日大宴穆清殿賜父老酒食衣幣上
作汾陰禮成詩就宴所賜之上作西嶽贊仙掌詩 己卯車
駕入西京時途中屢有甘澍之應皆夕降晨止從官衛士無

霑服之患又農務方興耕民瞻望輿駕歡抃相屬上作喜雨
述懷歌羣臣畢和陳堯叟李宗諤自河中府來朝言初經
度祀事至禮畢凡土工三百九十餘萬止役軍士輦送糧
草供應頓遞亦未常差擾邊民己未詔恭上汾陰后土廟額
曰太寧以河中府進士薛南爲試將作監主簿首詣闕請
祀汾陰者也王禹偁曰汾陰又尊曰晉人皇軍武人中之
六月己酉詔諸路州府遣親屬奉方物詣汾陰者送學士院
量試本業授試秩齋郎不就試者補三班借職如東封例
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左承天祥符五門
五年六月壬子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言天書閣望柱起直氣
千餘條黃白相閒又吐白光若銀絲五色上作瑞應詩賜近

臣和翌日夜復夢神人傳天尊言吾坐西當敘設六位卽於延恩殿設道場少頃黃光自東南至掩蔽鐙燭天尊至冠服如元始又六人皆乘圭四人仙衣二人通天冠絳紗袍上再拜於階下俄有黃霧起須臾霧散天尊與六人皆就坐侍從在東階上升西階再拜上欲拜六人天尊令揖不拜命設榻召上坐飲碧玉湯甘白如乳天尊曰吾人皇中九人其中之一也是趙之始祖再降乃軒轅皇帝凡世所知少典之子非也母感電夢天人生於壽正後唐時七月一日下降總治下方主趙氏之族今已百年皇帝善爲撫育蒼生無怠前志卽離坐乘雲而去及曙以語輔臣卽召外殿歷觀臨降之所己未札示中外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兩京來年下

稅放十之二諸路十之一賜致仕官全俸一年幕職州縣官
先經省者權增五百員任滿卽停命詳定崇奉天尊儀制
以聞己巳上天尊號曰聖祖上靈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
尊大帝有司請以玉清昭應宮玉皇後殿爲聖祖正殿東位
司命殿爲治事之所辛未躬謝太廟六室詔聖祖名上
曰玄下曰朗不得斥犯以七月一日爲先天節十二月二十
四日爲降聖節癸酉詔天下州府軍監天慶觀並增置聖
祖殿乙亥詔上聖祖母懿號曰元天大聖后戊寅改兗
州曲阜縣爲仙源縣建景靈宮太極觀於壽正以奉聖祖及
聖祖母遣內供奉官周懷政與本州長吏規度興作俟宮觀
成日備禮舉冊凡宮觀之制皆南開三門二重東西兩廊中

建正殿連接寢殿又置道院齋坊其觀宇之數差減於宮
是月初置玉清昭應宮使命宰臣王旦爲之

六年二月乙卯建安軍鑄玉皇聖祖太祖太宗尊像成

三月辛丑國子監新修御書閣有赤光上燭長尺許判監孫
奭以聞甲辰聖像至上齋於長春殿百官宿齋於朝堂上
具鑾駕由宮城西出天波門就宮門望拜權設幄奉安擇日
各升本殿升建安軍爲眞州鎔範聖像之地特建爲儀眞觀
以御製大中祥符頌眞遊頌聖祖臨降記賜天下道藏從中
書門下所請也七月景福殿使蘄州觀警使劉承規卒諡忠
肅承規性沈毅徇公上深所倚信尤好伺察人多畏之上崇
瑞命修祠祀飾宮觀承規悉預焉作玉清昭應宮尤爲精麗

屋有小不中程雖金碧已具必毀而更造有司不敢計其費及宮成追贈侍中以權三司使林特爲修玉清昭應宮副使特勤於吏職善承上接下每見修宮使丁謂必拜一日三見亦三拜之與吏卒語煦煦惟恐傷人皆盡力事無不集丁

巳文武羣臣上表請車駕幸亳州謁太清宮詔從之辛酉

以參知政事丁謂爲奉祀經度制置使翰林學士陳彭年副之又命五使及遣計度芻糧詳定儀注部修行宮增置亳州官屬如汾陰之制丙戌龍圖閣待制孫奭上疏陛下封泰山祀汾陰又將祠太清宮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明皇禍敗之蹟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

至馬嵬軍士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論以失理不明寄任
失所當時雖有罪己之言覺悟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
自覺悟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作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
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及丁謂自亳州來朝獻芝草三萬七
千餘本

七年正月壬寅車駕奉天書發京師 丙午至奉元宮齋於
迎禧殿判亳州丁謂獻白鹿一苓芝九萬五千本 己酉三
鼓具法駕赴宮時密雪驟霽自奉元至太清十餘里夾道設
鐙籠燎左右執炬間之焜煌如晝上奉玉幣酌獻讀冊文命
太尉封石匱上又詣先天觀洞霄廣靈宮行香復至太清宮
真源觀周覽還奉元宮肆赦亳州 乙卯次應天府天書升

輦有雲五色如花木又黃雲如人連袂翊輅而行古云春雲
如花木者木旺與德相生如人連袂色黃者子孫分土延祚
之兆也扶侍使趙安仁請播爲樂章以備獻從之 丙辰升
應天府爲南京 辛酉車駕至自亳 乙丑詔自今天書在
朝元殿而車駕由右昇龍門入自上東閣門就東階赴殿焚
香庶伸誠敬以盡嚴恭之意所司著爲定式 己巳上宿齋
於玉清宮之集禧殿 庚午行薦獻之禮遂赴太廟 辛未
享六室

五月壬辰命左僕射平章事王旦爲兗州景靈宮朝修使乙
未詔模刻天書奉安於玉清昭應宮命王旦爲天書刻玉使
王欽若爲同刻玉使丁謂爲副使兵部侍郎趙安仁翰林學

士陳彭年爲同刻玉副使入內押班州周懷政爲都監 修
玉清昭應宮使丁謂表請御製本宮碑頌及御書額從之
壬戌遣使齎御藥賜景靈宮朝修使王旦 癸亥旦入辭又
賜襲衣金帶鞍勒馬仍賦詩以寵其行詔自京至兗州察吏
治民隱聽以便宜從事 丙寅詔天書刻玉使等詣內殿規
待詔盛亮摹寫本三函上皆跪受置案向敏中陳堯叟丁謂
趙安仁捧持王旦與王欽若對讀陳彭年詳字體初有司具
儀上覽之增跪受親啟封又加上香者三再拜者八

八月丁丑命內侍都知閻承翰奉安太祖太宗聖像於南京
鴻慶宮 辛卯內出御札與天下臣庶尊上玉皇大帝聖號

曰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帝以來年正月

一日躬申薦告仍定儀式頒下

冬十月甲子以玉清昭應宮成詔賜酺左京五日兩京三日
諸州一日宮宇總二千六百一十區初料功須十五年修宮
使繪一壁給二燭遂七年而成 丙戌謁玉清昭應宮紫雲

如蓋覆太初殿三鶴集殿 辛卯翰林學士晁迥上玉清昭

應宮頌其子祕書省正字宗操繼上景靈宮慶成歌上曰迥
高年勤於著述善訓子弟亦搢紳佳事也 壬辰陳堯叟上

汾陰奉祀記三卷初謂欲大治城西礮場醴金水作后土祠
以擬汾陰林特欲元武門爲複道以屬玉清昭應宮李溥欲
致海上巨石於會靈宮爲三神山起閣道幾遇神仙之屬夏
竦抗疏皆以爲不可其實符閣奉神果實旦起視之無有渣

萍狼籍左右殆神食之

八年正月壬午朔備鑾駕詣玉清昭應宮太初殿奉表奏告
尊上玉皇大帝聖號遂奉安刻玉天書於寶符閣塑御像
冠服立侍上升閣備登歌酌獻還御崇德殿受賀大赦天下
八月癸未陳州言知州樞密直學士禮部尚書張詠卒贈左
僕射謚忠定上嘗稱詠才任將帥以疾不盡其用詠臨終奏
疏言不當造宮觀竭天下之財傷生民之命此皆賊臣丁謂
誑惑陛下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然後斬詠頭置丁氏
之門以謝謂上亦不爲忤云 壬辰盛度上聖祖天源錄五
卷因上言所編事迹慮有未備願別命儒臣就館閣羣書更
廣編撰以志先烈詔從之仍命王曾及集賢校理晏殊與度

同纂集

九年二月壬辰命修景靈宮副使同玉清昭應宮副使戶部侍郎林特詣兗州景靈宮太極觀設醮以營建畢故也宮觀總一千三百二十二區詔獎監修內臣賜工卒緡錢

五月甲辰朔詔以來年正月一日詣玉清昭應宮與天下臣庶上玉皇大帝聖號寶冊又以十一日有事於南郊行恭謝之禮諸軍賞賜並以內藏物充三司勿催促諸路錢帛諸州軍監無得以修貢助祭爲名輒有率斂 丙辰以景靈宮會靈觀及兗州景靈太極觀成羣臣稱賀 庚申景靈宮使向敏中修宮使丁謂並加兵部尙書副使以下進秩各賜襲衣帶幣宮宇總七百二十六區

冬十月壬申朔詔以來年正月二日詣景靈宮奉上帝祖徽
號禮儀院言正月天書降用上元日朝拜玉清昭應宮十月
聖祖降請以下元日朝拜景靈宮著爲定式 乙卯詔改來
年元曰天禧 王欽若嘗自言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
紫微字後使蜀至褒城道中遇異人告以他日位至宰相既
去視其字則唐司徒裴度也及還遂好神仙之事常用道家
科儀壇場以禮神朱書紫微二字陳於壇上 戊辰欽若言度
墳在鄭州祠宇壞欲自以家財完葺詔可仍錄度孫坦爲鄭
州助教王欽若又請以新廟編入祀典從之仍爲文著其事
凡天書及諸祠祭皆欽若發之雖以濟其邪佞亦其素所蓄
積者然也

十二月壬申承天節羣臣上壽賜會用疏食有司備仗衛道
門威儀鈞容樂道聖製玉清昭應宮頌赴宮 辛巳召輔臣
至崇德殿觀所製眞聖寶冊袞服仙衣 又上新作天書金
輅上服鞞袍命輔臣臨觀有司奉玉皇寶冊袞服寶冊仙衣
二聖絳紗袍至長春殿中書樞密院修奉寶冊道門威儀禁
衛授護安於崇德殿 戊戌奉天書置天安殿玉皇寶冊袞服
二聖絳紗於文德殿 己亥上酌獻訖奉天書及玉皇寶冊
袞服赴玉清昭應宮聖祖寶冊袞衣赴景靈宮

天禧元年春正月辛丑朔奉天書升太初殿行薦獻之禮是
日上齋於景靈宮詔以是月十五日行宣讀天書之禮

三月戊午以樞密使王欽若爲會靈宮會靈初置使命參知

政事兼領於是王曾次當爲之欽若方挾符瑞固恩寵意欲
得此曾因懇辭馬上頗不懌謂曾曰大臣宜傳會國事何遽
自異耶曾頓首謝曰君從諫謂明臣盡忠謂義陛下不知臣
驚病使待罪政府臣知義而已不知異也 乙亥出聖祖神
化金寶牌分給京城寺觀及天下名山牌長二寸許廣寸餘
面文曰玉清昭應宮天尊萬壽金寶背文曰永鎮福地其周
郭皆隱起蛇龍華葩之狀封以絳囊漆匣上親題署之
十月辛亥翰林學士李維等上新修大中祥符降聖記五十
卷詔褒之賜器帛有差

二年九月祥源觀成觀宇凡六百一十三區

三年三月戊午寇準奏天書降乾佑山中蓋朱能所爲也中

外咸識其詐上獨不疑

夏四月辛卯備儀仗至瓊林苑迎導天書入內太子右諭德魯宗道上疏略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有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以惑聖聽也知河陽孫奭上疏言朱能者姦險小人偶塵驅使驟爲牧伯皆由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誹無敢言者漢文成將軍以帛書飯牛揚言牛腹中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其手迹又有五利將軍妄言多不售二人皆坐誅先帝時有侯莫陳利用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

明皇得靈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皆王鉞田同秀所爲明皇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離亂乘輿播越兩都蕩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餒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乎夫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將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旣久驕亢性成謂人莫己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曲奉鬼神過崇妖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以將迎端坐畏威而緘默旣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耶今未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法

先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亂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天無言安得有書天書皆朱能所爲乞斬朱能以謝天下

乾興元年九月己卯上諭輔臣曰前後所降天書皆先帝尊道奉天故靈貺昭答今復土有日其刻玉副使本已奉安於玉清宮元降真文只於內中供養則先意可見矧殊尤之瑞專屬先帝不可留於人間當從葬永定陵以符先旨用王曾呂夷簡之議也

眞宗經制契丹

上嗣位遣何承矩知雄州賜詔缺永圖思與中外共臻富壽

而契丹缺帝繼統之初和好以來禮幣不絕其後克復汾晉

缺貪地爲國生事好信不通今者聖孝上仙禮當訃告汝任

居邊要洞曉詩書凡有事機必能詳究輕重之際務在得中承矩卽貽書契丹諭以懷徠之旨然未能得虜要領也時契丹多有降者上頗優待承矩

缺

咸平二年三月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授繼遷以節鉞加黎桓以王爵咸使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蒙渥澤非所謂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已訖諒陰將終祥禫中外延頸觀聽德音臣愚以爲宜以此時赦契丹之罪擇有文武才略習知邊要辨說之士爲一介之使以嗣位服除禮當修好往告諭之彼十年來不復犯塞以臣料之力非不足志欲歸向而未得其閒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便必驩悅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棄

前惡復尋舊盟利以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之故事結之以
恩彼必畏服兩國既和則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
當自革心而束手是一舉而兩獲也西北無事然後備邊之
兵可省邊兵省然後費用節費用節然後黎庶安黎庶安然
後政化可致陛下若欲訓兵練將與之爭力臣不敢復有所
云也若欲繼好息民以安社稷不以此際乘便而言之慮他
日噬臍無名發端者漢高后時尉佗自號南越武帝黃屋稱
制與中國侔及孝文卽位先遣陸賈馳傳使之佗乃頓首稱
爲藩臣夫漢文天子之尊也尉佗小國之君也所以然者爲
中國勞苦且以息戰伐也今契丹之勁過於南越陛下之聖
出於漢文迹而行之事豈相遠哉台符又自請使敵時論稱

之 何承矩奏敵侵邊上以問曹彬對曰太祖神武猶委孫
全興經營和好陛下初登極時承矩嘗發書導意臣料北鄙
終當復和曰朕當屈節爲天下蒼生然須執綱紀存大體卽
久遠之利也

七月甲申以傅潛爲鎮定高陽關行營都總管張昭允爲都
鈐轄秦翰爲排陣都監田紹斌爲押先鋒石普同押先鋒楊
瓊爲策先鋒 樞密都承旨王繼英請車駕北巡上嘉納之
九月丙戌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宣慰將士 初傅

潛遣先鋒田紹斌石普等戍保州遇敵入侵普與和楊嗣禦
之及夜普嗣未還紹斌疑其敗衄卽領眾援之普嗣果爲賊
所困渡廉良河頗喪師徒及紹斌至合勢疾戰斬首千餘級

獲馬五百匹兵仗鎧甲稱是 李繼宣領兵三千襲虜敵壞
橋繼宣梁木而度追奔五十餘里敵又焚常山中渡二橋繼
宣復領兵趨焉潛每抑之不令遠襲是以無功 如京使柳
開上言臣去年差知代州今年移知忻州每見歸明人言契
丹排比入寇次第甚大臣初未信自八月以來聞河北邊上
敵人屯結甚眾又恐侵犯鴈門瓶形寨寧化軍度其姦謀必
不輕退深恐大寒之際轉肆衝突臣愚乞陛下郊禋既畢慶
賞才行五七日間速起聖駕徑至鎮州躬御六師奮揚威武
勿生遲疑之慮勿聽猶豫之謀周世宗及我太祖太宗之事
可法也況陛下之諒陰三年禮無違者復此順動其誰敢當
聖駕若過河北契丹當自引退四蠻八夷無思不服正在此

舉矣

十一月乙未詔以邊境繹騷取來月暫幸河北命周瑩爲隨
駕前軍都總管劉知信副之楊永遵爲排陣都監石保吉爲
北面行營先鋒都總管康廷翰副之上官正爲鈐轄

十二月甲寅車駕發京師 戊午駐蹕澶州 辛酉以殿前

都指揮使王超權都虞候張進爲先鋒大陣往來都提點馬
步軍都軍頭呼延贊馬軍都軍頭爲先鋒濱州防禦使王榮
馬步軍都軍頭王繼忠爲策先鋒內出陣圖示超等令識其
部分 甲子次大名府上御鎧甲於中軍樞密使王顯副使

宋湜分押後陣橫亙數十里 威虜軍言契丹來敵出兵擊
之殺其酋帥河北民多驚擾 丙寅遣屯田郎中李蟠等八

人分往邢洺雄趙祁霸貝冀諸州徧詣閭里諭以車駕已至
大名速令歸業仍詔州縣倍加恤之 府州駐泊孫思恭與

知州折惟昌鈐轄劉文質等引兵入契丹五合川破拔黃太
尉寨盡殺敵眾焚其帳千五百餘所獲戰馬牛羊萬計鎧甲
弓劍千事 初河北轉運使裴莊屢奏傳潛無將略恐失機

會樞密使王顯與潛俱起攀附頗庇之莊奏至輒不報潛屯
定州緣邊城堡悉飛書告急潛麾下步騎凡八萬餘咸自置
鐵搥鐵捶爭欲擊敵潛畏懦閉門自守將校有請戰者輒醜
言詈之敵破狼山諸寨悉銳攻威虜軍兩晝夜不勝遂引兵
掠寧邊軍入祁趙大縱抄掠游騎出邢洺閒百姓驚擾鎮定
路不通者踰月朝廷屢聞道督其出師行營部署范廷召等

亦促之皆不聽 丙子詔御史中丞魏庠諭百官各上封章

直言邊事集賢學士錢若水言陛下躬擐甲冑駐於魏郡已逾浹旬戎捷未至今所切者大率不過卽今御戎之策與將來安邊之術耳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爲上漢高將將以用法爲先伐謀者何能料敵制戰也用法者何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則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敵人俘掠生民上則辜委任之恩下則挫銳師之氣蓋潛輩不能制勝朝廷不能用法使然也軍法曰臨陣不用命者斬今若申明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取如楊延昭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分路除討孰敢不用命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全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天威懾於四海矣此所謂卽今御戎之

策也其將來安邊之策臣不敢廣引前事太祖制之最得其
宜伏望遵太祖故事遴擇名臣分理邊郡罷總管之號使不
相統攝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
城不數年閒邊烽罷警矣起居舍人李宗諤言臣以爲臨軍
易帥拔卒爲將正在此時也有功者賞於朝不用命者戮於
市亦在此時也 右司諫直史館孫何言陛下嗣位以來訓
師擇將可謂至多分閫仗鉞者當以身先士卒爲心賊遺君
父爲恥而列戍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強兵坐違成算遂使腥
羶得計蛇豕四行焚劫我縣城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
怨怒憫河北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虜騎四
逃雖鎮戎道路已通而德棣犬羊未戢此殆將師未甚得人

邊奏或有壅遏鄰近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輦輸之所致也此四者當今急務也揀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內參用謀臣防壅遏則莫若凡奏邊防陞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驅角彼趨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匈奴終不敢萌心南牧亦望量屯勁兵扼其要害則單于係頸不日可俟矣 左司諫梁灝言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二柄而已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傳潛奉明詔握重兵逗遛無謀遷延翫寇守陴閉壁選懦以自全銳卒精兵拘束而不用以至敵馬南牧邊塵晝驚河朔之民流移未息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致鑿輅省巡聖君櫛沐殘妖未殄餘寇尙存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人怨神怒罪不容誅乃或

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橫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用兵之略以軍法論之固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後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流傳潛於房州張昭允於通州皆籍沒其家貲廷召自中山分兵擊敵求援於高陽關都部署康保裔保裔卽領兵赴之至瀛州西南裴村而廷召後陣已與敵遇使來趣兵保裔選精銳與之會日暮約以詰旦合戰及夕廷召潛師以遁保裔不之覺遲明敵騎圍之數重左右請易甲而逃保裔叱之決戰凡數十合沒於陣遂自德棣濟河掠淄齊而去

范廷召等引兵追契丹丁亥至莫州東三十里大破之斬首萬餘級鞍馬兵仗不可勝紀餘眾遁逃出塞貝冀行營副

部署王榮素乏將才但能走馬馳射性多恇怯數受詔追賊伺敵渡河而後發敵剽掠淄齊者數千騎屯泥沾榮不敢犯以其所部略界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五上閱之遣使收瘞置榮不問 庚子車駕至自大名府

三月手詔問備禦翦滅之策於知開封府錢若水若水上言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臣嘗見嚴尤論自古禦戎無得上策臣竊行則當詳具條奏臣嘗見嚴尤論自古禦戎無得上策臣竊笑之以爲王者守在四夷常獲靜勝此上策也曷謂無哉

知雄州何承矩亦上言曰臣聞兵家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

也山林水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設固建爲陂塘亘連滄海縱有敵騎何由奔衝昨者敵騎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卽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北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儻因而廣之制爲塘埭則可戢敵騎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目不知書耳不聞善不守疆界不顧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逼犬羊之眾伏望遴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俸祿使充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爲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開田疇勸農耕蓄芻牧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鋒燧繕堡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

城安堵矣且邊鄙之人多負壯勇識羌人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勢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等其人才止求少壯武力令及萬人俟契丹有警任智勇將統而用之乃中國之長算也上以大兵之後議遣重臣巡慰二河六月命參知政事向敏中爲河北東安撫大使樞密直學士馮拯陳堯叟爲副大使發禁軍萬人與從所至訪民疾苦宴犒官吏

十二月詔沿邊更民斬虜首一級賞錢五千擒生者倍之獲馬者給帛二十匹不堪帶甲者還之 又詔河北民家二丁

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已上籍四爲彊壯五百人爲指揮使置指揮使百人爲都置正副都頭二人節級四人所在置籍擇善射者第補校長聽自置馬勝甲

者蠲其戶役尋募其勇敢團給附大軍爲柵官給鎧甲
四年六月戊辰出陣圖示宰相上曰北戎寇邊常遣精悍爲
前鋒若扞禦不及卽有侵軼之患今盛選驍將遏其奔衝旣
能挫銳則其餘望風不敢進矣敵又好斷糧道可選將領騎
殿後先是轉運使耿望行部至定州顯與宴數勸望酒望有
風裁且不能多飲固拒之顯不悅徐曰它日望都飲耳望都
契丹兵衝也轉運使隨軍給餉疾徐惟元帥之命往往得罪
故顯語及之望它日從容具白其事上默然良久曰卿第去
勿憂朕自有處分於是命顯兼都轉運使遂不能委罪於望
十月戊午北面前陣鈴轄張斌與契丹遇於長城口時積雨
虜弓用皮弦皆緩溫斌擊敗之殺獲甚眾而契丹伏騎大

起三路統帥未及進前陣兵少退保威虜軍 己未詔高陽

關三路兵增騎二萬爲先鋒又命將五人各領騎三千陣於

先鋒之前別命步軍副指揮使莫州駐泊總管桑贊領萬人

居莫州順安軍爲奇兵以備邀擊馬步軍都虞候北平寨駐

泊都總管荆嗣領萬人以斷西山之路仍列繪爲圖遣內侍

副都知閻承翰齎示王顯等且戒之曰設有未便當極言以

聞無有所隱 初議大兵陣於威虜軍會謀者言契丹猶未

動故命悉徙於中山已而虜遽入漁陽逼威虜城雖以前鋒

獨克大兵訖不進討上得捷奏甚歎息焉 詔桑贊分部下

兵萬人屯於寧邊軍令北面前陣兵居其後上以前陣經力

戰故休息之何承矩請於乾興軍選銳兵乘刀魚船自界河

攻平州以分虜勢從之

十一月王顯與契丹戰大破之戮二萬餘人獲其僞大王統軍鐵林相公等十五人首級并甲馬甚眾餘皆奔北號慟滿野

十二月丁卯以敵退罷三路都總管兼河北之運已而敵數揚言入寇北邊將帥多請益兵增築城壘朝廷爲之選強壯選保毅又浚河渠以省運置方田疏海道以限敵馬扼要害募銳勇募強梁納降附略無寧歲

六年四月入寇以定州行營都總管王超召鎮州桑贊高陽關周瑩各以所部軍來援超先發部兵五百人逆戰殺戮甚眾總管王繼忠與敵戰唐村自日昃至一夜敵勢小卻遲明

復戰敵悉眾攻東偏出陣後焚絕糧道繼忠率麾下躍馬馳逐素銜儀服虜識之圍數十重士皆重創殊死戰且戰且行傍西山而北至白城陷於虜趙等即引兵還定州敵遂剽掠郡縣時李繼宣壁徐河敵眾數十隊薄威虜軍魏能與戰走之久而繼宣始至又寇靜戎副使王汀請分兵自將襲賊繼宣不許雖日出遊騎覘賊勢屢徙寨而未嘗出戰上召繼宣令樞密院問狀以楊延朗代之望都失利上日訪禦戎之策或言楊嗣楊延朗久戍邊練武事詢以謀略而所上不適機宜狀聞或請令三路分兵捍禦或請以鎮定兩路兵陳於定州之北又徙高陽兵於寧邊軍仍別設奇兵於順安軍控扼強壯備城彌縫其闕

六月上出陣圖示輔臣曰分兵出三路以六千騎屯威虜軍
魏能等領之五千騎屯保州楊延朗等領之五千騎屯北平
寨田敏張凝石延福領之以當敵鋒始至弗與鬪待其氣衰
背城誘戰使其奔命不暇若敵南越保州與大軍遇令威虜
之師與延朗會使其腹背受敵乘便掩殺若敵不攻定州縱
軼南侵則復會北平田敏合勢入北界邀其輜重今雄霸破
虜以來互爲應援又命孫全照王德鈞裴自榮領兵八千屯
寧邊軍李重貴趙守倫張繼旻領兵五千屯邢州掘東西路
虜將遁則令定州大軍與三路騎兵會擊之又令石普統兵
萬人於莫州盧文壽王守俊監之俟虜北去則西趨順安軍
襲擊斷其西山之路如河冰已合賊由東路則命劉用劉漢

凝田思明領兵五千會石普孫全照犄角攻之其餘重兵悉屯天雄命石保吉領之以張軍勢朕雖畫此成謀以授將帥尚恐有所未便卿等審觀可否更其商榷李沆等曰戰陣之事古今所難今所裁制盡合機宜上曰任人擇材頗亦難事朕必就其所長而用之魏能性剛張銳和易故使佐能威虜地最要害白守素久習邊防共司戎政庶其寬猛相濟也孫全照好陵人取其嘗所保薦者與同事三路都鈐轄緝守英無執守當使閻承翰代之承翰雖無武幹然亦勤於奉公也其選用悉皆類此沆等曰陛下所任並中外素推許者況捨短取長必能協心成績矣上曰已令將帥別上方略候其奏至或無可采卽當依此施行 壬戌遣使詣河東河北陝西

近郡取器甲羨數徙置沿邊 發順安軍役卒浚北平濠寨

又以蒲陰縣當高陽關會兵路葺其城供奉官謝德權兼掌其事德權一日乘傳詣闕求對且言沿邊民庶多挈族入城屈指前歲匈奴犯境傅潛閉壘自固康保裔被擒王師未有勝捷臣以爲今歲戎人必寇內地今邊民聚屯一處尤非便利願速分戍鎮定高陽三郡天雄城塹闊遠請急詔成之仍葺澶州北城浚清德軍城塹以爲備豫上變色曰此事非爾所當言德權曰臣又慮蒲陰工作未息寇必暴至矣旣而虜果圍蒲陰 丁卯以工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劉宗爲河北轉運使 丙子徙知天雄軍事孫全照爲寧邊軍總管徙并代鈐轄一員率兵屯岢嵐軍徙永興副總管石普爲

莫州總管

癸亥徙北面都總管兵屯天雄軍及邢洺州

威虜軍屯順安軍莫州北平寨兵屯定州寧邊軍屯平虜城
深州鎮定兩路兵屯邢洺磁相州上將親征鎮定節度使李
繼隆求詣闕面陳邊事上不說改知許州時河陽三城節度
使王顯亦上疏言陛下決意討罰然盛寒在序虜未犯塞鳴
鑾輕舉直抵窮邊敵若不逢師乃先老又意或者獻說請復
幽燕此非長策也且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狄與之結援
競來侵軼則重爲中國之患矣凡建議大事上下叶心舉必
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下及庶人尙多異同之說安可行之耶
臣謂止可命將帥以待之訓士卒以禦之堅壘以挫之按甲
以備之必欲復燕薊舊地則宜修文德養勇銳伺時利然後

奉行天罰何往不克也

眞宗澶淵通好

景德元年正月威虜軍莫州並言契丹奚王及南宰相皇太妃令公各率兵四萬餘騎自鑿城川抵涿州聲言修平塞軍及故城上曰敵騎利野戰繕治城堡或非其意詔邊臣謹斥埃虜若有事於三城則併力城望都以大兵夾唐河令威虜靜戎順安軍北平寨保州嚴兵應使仍廣開方田以拒戎騎若猶未也則以修新寨爲名儲瓦木於定州

二月辛酉以王顯知天雄軍府兼駐泊總管顯上疏請於文武羣臣擇曉邊事者擢爲宣徽使委之方面武臣先以罪戾降黜者宜匿瑕再用監軍重臣不須多任十羊九牧古人所

譏每歲防秋精旅分屯三路合戰多違期會望申約束如逐虜並令犄角相應自然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 威虜軍魏能破契丹於長城口追北過陽山斬級獲戎器甚眾

四月詔能率北部兵次順安軍詔高陽關都總管周瑩等赴乾寧軍荆嗣等會劉漢凝田思明等率兵至莫州順安軍

七月又發河東廣銳騎兵赴鎮州

八月己未以參政吏部侍郎畢士安三司使兵部侍郎寇準並依前官平章事時契丹多縱遊騎剽掠深祁開小不利卽引去尙祥無鬪意準曰是狃我也願朝廷練帥領簡驍銳分据要害以備之

九月丁酉上謂輔臣曰累得邊奏契丹已謀南侵國家重兵

多在河北敵不可狃朕當親征決勝卿等其議何時可以進發畢士安等曰陛下以命將出師委任責成可也必若戎輅親行宜且駐蹕澶淵然澶淵郭郭非廣久聚大眾深恐不易況冬候猶遠更望徐圖寇準曰大兵在外須勞大駕暫幸澶淵進發之期不可稽緩王繼英等曰禁衛重兵多在河北所宜順動以壯兵威仍督諸路進軍臨事得以裁制然更不可更越澶州庶合機宜不虧謹重所議進發尤須緩圖若遂至澶淵必不可久駐 辛亥以永清節度周瑩爲天雄軍都總管知軍府事命王顯歸本鎮 乙卯令代州副部署元澄俟戎人南牧卽率所部於境上禦備牽制之仍令代州副總管雷有終至時領兵由土門路赴鎮州與大軍合寨於平定軍

詔河北吏民有集強壯殺契丹者令所在援之仍頒賞格

庚申令北面緣界河部署康進邢州路劉用各率所部赴

滄州邢州屯守戎人入寇卽邀擊之 北面副總管王超等

引大兵屯田河契丹主與其母舉國入寇統軍順國王撻覽

引兵掠威虜順安軍魏能石普等率兵禦之能敗其前鋒斬

偏將獲印及旗鼓輜重又攻北平寨田敏等擊走之又東趨

保州振武小校孫密領十卒覘事中路遇虜前鋒密等射殺

十人又殺其軍校獲所佩右羽林軍使印虜進攻定州城不

利而北 是日達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勢以攻定州王超

陣於唐河執詔書按兵不出戰虜勢益熾 寇準言邊事奏

虜騎已至深祁以東緣三路大兵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

田敏等又在威虜軍等處東路別無屯兵乞先發天雄軍步騎萬人駐貝州令周瑩杜彥鈞孫全照部分或不足或止發五千人專委孫全照如敵在近求便掩擊仍令閭道約石普閻承翰相應討殺及募強壯入虜境焚毀族帳討蕩生聚多遣探伺動靜以聞兼報軍一安人心二張軍勢以疑敵謀三以震石普閻承翰軍威與邢洺相望足爲犄角之用又曰虜從軍士不當與犬戎爭鋒原野決勝負萬一虜騎已營貝州以南卽自定州發三軍萬餘人俾桑贊等結陣南趨鎮州及河東雷育終所部由土門會定州審量事勢卽至邢洺開乘輿方可順動更敕王超等在定州翼城而陣以應魏能等作會合之勢候抽移定州河東兵附近始幸大名又曰萬一虜

野柵於鎮定之郊定州兵不可救邢洺之北漸被侵掠須分三路精兵就差將帥會合及令魏能等迤邐東下傍城牽制虜必後懷顧之憂未敢深入若車駕不行益恐番賊殘害生靈或是革輅親舉亦須度大河且幸澶淵就近合易爲制置會合控扼先是寇準已決親征之議參政王欽若以虜寇深入密言於上請幸金陵陳堯叟請幸成都上復以問準二人在旁準佯不知曰誰爲陛下畫此策者罪可斬也天子神武而將帥協和若車駕親征虜自遁去不然則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眾勞逸之計我得勝算矣奈何欲委乘宗廟遠之楚蜀耶二人由是怨準欽若多知準懼妄有開說疑沮大事圖所以去之會上欲擇大臣使鎮大名準因言欽若可任

乙亥以欽若判天雄軍府兼都部署提舉河北轉運司與周瑩同議守禦 初王繼忠爲虜所獲卽授以官稍親信之繼

忠乘閒言和好之利時虜母老有厭兵意於是遣小校李興等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是日普遣使齎其奏至卽繼忠狀具言望都之戰輕敵寡謀臣之罪也北朝以臣早事宮庭常荷邊寄被以殊寵列于諸臣臣嘗念昔歲面辭親奉德音唯以息民止戈爲事況北朝欽聞聖德願修舊好必冀聖慈俯從愚瞽上謂輔臣曰往昔全盛之際亦以和戎爲利朕初卽位欲因太宗上仙命使訃告次則何承矩請以轉戰之後達意邊臣朕以爲誠未交通不可強致又念自古獯鬻爲中原強敵非懷之以至德威之以大兵則獷悍之性豈能柔

服此奏雖至要未可信也畢士安等曰近歲契丹歸者言國中畏陛下神武本朝雄富常懼一旦舉兵復幽州故深入爲寇今旣兵鋒屢挫又恥於自退故因繼忠以請諒亦非妄上曰卿等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彼以無成請盟固其宜也然得請之後必有邀求若屈己安民時遣使命遺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爲辭必須絕議朕當治兵誓眾躬行討擊耳遂以手詔付繼忠曰朕丕承大寶撫育羣民常思息戰以安人豈欲窮兵而黷武今覽封疏深嘉懇誠朕富有寰區爲人父母儻諧偃草亦叶素懷詔到日卿可密達茲意共議事宜果有密實之言卽付邊臣聞奏繼忠欲先遣使命先達上未許也 丙子以周瑩爲駕前東西貝冀路

都總管杜彥鈞副之綦政敏爲鈐轄葛霸爲駕前西面邢洺
路總管王隱副之孫全照鈐轄上召全照與語命兼天雄軍
及貝冀等州鈐轄仍令察視北面事機全照言若虜南逼魏
城但得騎兵千百必能設奇取勝上賞其忠果足張兵威乃
詔周瑩若全照欲擊虜卽分兵擊之 虜騎數萬人寇草城
川岢嵐軍使賈琮率兵擊敗之翌日復至又敗之遂北出境
時并代鈐轄高繼勳等率兵來援登高望草城川謂琮曰虜
眾布陣不整將不才也我兵雖少可以奇取勝先設伏山下
戰合虜必南去爾起乘之必潰與戰至寒光嶺伏發果敗自
相蹂躪者萬餘人獲牛馬橐駝甚眾

十月知府州折惟昌率所部兵自火山軍入契丹州界前

鋒破大狼水寨殺戮甚眾生擒四百餘人獲牛羊鎧甲數萬計契丹方圍尙嵐軍聞敗卽遁去以何承矩知澶州詔雷有終等率兵赴鎮州契丹遣眾沿胡盧河而東詔諸將整兵爲備仍令尙嵐威虜軍保州北平寨總管等深入賊境腹背縱擊以分其勢令石隰路都監王汀率所部兵屯憲州如戎人自西谷入寇卽會代州總管忻州駐泊兵拒之如自尙嵐寧化軍入寇卽令麟府鈐轄韓守英率兵赴之庚寅命兵部尙書知青州張齊賢兼青淄濰安撫使知制誥知鄆州丁謂兼鄆齊濮安撫使並提舉轉運及兵馬各令具管內諸州圖以聞旣而虜騎稍南民大驚趨楊劉渡舟人邀利不時濟謂給取死罪囚斬河上舟人懼民悉得濟乃立部分使

並河執旗擊刁斗以懼敵呼聲聞數百里敵遂引去詔魏能
張凝田敏楊延朗分握精騎敵至則深入以撓其勢 乙巳
保莫州岢嵐威虜軍北平寨並言擊敗契丹是役也張凝田
敏皆以偏師抵易州南獲虜人畜鎧仗凡數萬計獨魏能逗
遛無功 王繼忠言契丹已領兵攻圍瀛州蓋關南乃其舊
疆恐難固守乞早遣使議和上謂輔臣曰瀛州素有備非所
憂也欲先遣使固亦無損乃令樞密院擇可使虜者王繼英
言殿直曹利用自陳儻得奉君命死無所避上曰契丹先露
懇誠永結和好使於兵間固亦無他然小臣聞命請行斯可
嘉也乃授利用閣門祇候假崇儀副使奉契丹主書以往又
賜繼忠手詔 丙戌虜果寇瀛州勢甚盛晝夜攻城擊鼓伐

木之聲聞於四面大設攻具驅奚人負板秉燭乘墉而上知延州李延渥率州兵強壯又集貝冀巡檢使留所部拒守逾十數日多所殺傷虜主及其母又親鼓眾急擊矢集城下如雨死者三萬餘人傷倍之竟弗能克乃遁去其眾猶二十萬謀欲乘虛抵貝冀天雄軍

十一月詔督諸路軍及澶川戍卒會天雄軍自虜入寇河朔皆城守右贊善大夫王與知冀州常有破虜之志日閱戍兵又集強壯練習之開門樵采如平日常上言寇若至必可邀擊願勿以一郡爲憂於是虜遊騎逼城與擊走之發忻代州兵赴諸路會合召德清軍如戎寇南侵不須固守率城中軍民並越澶州仍令駕前排陣使分兵應接以其介澶衛

之間素不修治屯兵寡少也 辛酉令隨駕兵自來日以次發澶州 戊辰以李繼隆爲駕前東面排陳使葛霸副之孫全照爲都鈐轄張旻爲鈐轄石保吉爲駕前西面排陣使王隱副之秦翰爲鈐轄王繼忠之戰於望都也張旻爲定州行營鈐轄率諸將間道往援比至城已陷旻與虜戰身被數鎗殺一驍將遲明復戰而繼忠爲虜所執旻還言天道方利客先起者勝宜大舉伐胡并上興師出境之日上以問輔臣皆言不可乃止 車駕將親征旻方戍并代復奏邊事召還上曰契丹入寇與卿所進北伐之日同悔不用卿策今須守澶州扼橋而未得人如何旻請行上喜命爲東面鈐轄先令至澶州候虜遠近 秦翰旣至丞督諸眾環城浚溝洫以拒戎

馬功畢虜果至翰不解甲胄凡七十餘日庚午駕遂北巡

司天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卻有和解之象天

雄軍聞敵至闔城惶懼王欽若與諸將議探符分守諸門孫
全照曰全照將家子請不探符諸將自擇便利處所不肯當
者全照請當之既而莫肯守北門者乃以命全照欽若亦自
分守南門全照曰不可參政主帥謀畫所決南北相距二十
里請覆待報必失機會不如居中央府第保固心腹處分四
面則大善欽若從之全照大開北門下釣橋以待敵素畏其
名乃還虜遂陷德清軍尙食使張旦及其子三班借職
利涉虎翼都虞候胡福等十四人並死之先是詔王超等
率兵赴行在踰月不至而虜益南侵上駐蹕韋城羣臣復有

以金陵之謀告上宜且避其銳者上意稍惑乃召寇準問之
將入內聞內人謂上曰羣臣輩欲將官家何之乎何不速還
京師準入對上曰南巡何如準曰羣臣怯懦無知不異於向
者婦人之言今虜寇迫近四方危心陛下惟可進尺不可退
寸河北諸軍日夜望變輿至士氣當百倍若回輦數步則萬
眾瓦解虜乘其勢金陵亦不可得而至矣上意未決準出召
殿前都指揮使高瓊謂曰太尉受國厚恩今日有以報乎對
曰瓊武人誠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入立庭下準曰陛下不
以臣言爲然盍試問瓊等遂申前議詞氣慷慨瓊仰奏曰寇
準言是且曰隨駕軍士父母妻子盡在京師必不肯奔而南
行中道卽亡去耳願陛下急幸澶淵臣等致死虜不難破準

又言機會不可失宜趣駕時王應昌帶御器械侍側上顧之
應昌曰陛下奉將天討所向必克若逗遛不進恐虜勢益張
或且駐蹕河南發詔督王超等進軍虜當自退矣上意遂決
復具奏上以詔諭繼忠因謂輔臣曰彼有善意國家以安民
息戰爲念固許之矣然河水將合戎馬可渡亦宜過爲之防
朕已決成算若犯義不顧德義盟約之際別有邀求當決一
戰剪滅此虜上天景靈諒必助順可再督諸將整飭從容以
便宜從事虜旣陷德清是日率眾抵澶州北直犯大陣圍
合三面輕騎由西北隅突進李繼隆等整軍成列以禦之分
列勁弩控扼要害達蘭所將皆精銳方爲先鋒異其旗幟躬
出督戰威虎軍頭張瓌守狀子弩弩才發達蘭中額是夜死

虜之入寇皆其首謀大挫衄退卻不敢動但時遣輕騎來覘
王師 丙子車駕發衛南李繼隆使人告捷又言澶州北城
門巷湫隘望且於南城駐蹕是日次南城以驛爲行宮將止
焉寇準固請幸北城曰陛下不過河則人心危懼虜氣未懾
非所以取威決勝也四方征鎮赴援日至又何疑而不往高
瓊亦固以請且曰陛下若不幸北城百姓如喪考妣簽書樞
密院馮拯在旁訶之瓊怒曰君以文章致位兩府令虜騎充
斥如此猶責瓊無禮君何不賦一詩詠退虜騎耶卽麾衛士
進輦上遂幸北城至浮橋猶駐蹕未進瓊乃執搨擊輦夫背
曰何不亟行今至此尙何疑焉上乃命進輦旣至登北城門
樓張黃龍旗諸軍皆呼萬歲聲聞數十里氣勢百倍虜相視

益怖駭馳騎傳報擊鼓譟譟漸次遁去民被驅掠甚衆無守
視之者上覽觀營壁召見李繼隆以下諸將撫慰者久之賜
諸軍酒食緡錢 戊寅移御北城之行營 曹利用赴虜寨
見其國主羣臣共議和好事議未決乃遣其飛龍使韓杞持
國主書與利用俱還

十二月庚辰韓杞入對其書復以關南地爲請上謂輔臣曰
吾固慮此今果然奈何輔臣答其書言關南久屬不可擬議
或歲給金帛之資助其軍費以固權盟惟陛下裁度上曰朕
守祖宗基業不敢失墜所言歸地事極無名必若邀求朕當
決戰耳竇念河北居人重有勞擾儻歲以金帛予之於朝廷
之體固亦無傷答其書不必具言但令曹利用與韓杞口述

可也賜紀襲衣金帶鞍馬器幣與利用同往又面戒利用以地必不可得若邀求貨財則宜許之利用對曰臣嚮使敵曉胡語又密伺韓杞聞其乘閒謂左右曰爾見澶州北寨兵否勁卒利器與前聞不同吁可畏也臣此行得熟察之妄有邀求必請會師平蕩 曹利用與韓杞至虜寨虜仍以關南故地爲言利用輒沮之且謂曰若歲希南朝金帛之資以助軍旅則猶可議也其接伴舍人高正始遽曰今茲引眾而來本謀關南之地若不遂所圖則本國之人負媿多矣利用答以稟命專對有死而已若北朝不恤後悔恣其邀求地固不可得兵亦未易息也其國主及其母聞之意稍息 欲歲許金帛利用許遺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議始定 契丹復遣

王繼忠見利用利用與其右衛將軍姚柬之持國主書俱還
丙戌命李繼昌持晉書報聘金帛之數如利用所許奏上
謂輔臣曰韓杞與柬之來皆言其國母附達起居而不述其
主此蓋母專其政人不畏其主也宜亦致書其母遂并致兩
書又各送衣服茶藥金器等柬之又言虜眾北歸恐爲緣邊
邀擊有詔諸路總管及諸州軍勿輒出兵馬以襲契丹歸師
利用之再使虜也面請歲賂金帛之數上曰必不可已雖
百萬亦可利用辭去寇準召至幄次語之曰雖有敕旨汝往
所許不得過三十萬過三十萬勿來見準準將斬汝利用果
以三十萬成約而還入見行宮上方進食未卽對使內侍問
所賂利用曰此機事當面奏上復使問之利用終不肯言而

以三指加頰內侍入曰三指加頰豈非三百萬乎上失聲曰
太多旣而曰姑了事亦可耳宮帷淺迫利用具聞其語及入
對上亟問之利用再三稱罪曰臣許之銀絹過多上曰幾何
曰三十萬上不覺喜甚 戊子上作回鑾詩命近臣和 幸

北寨勞軍召排陣使李繼隆石保吉宴射行宮亭城賜襲衣
金帶鞍馬仍舉酒屬之繼隆等皆引滿因言曰契丹無名犯
塞此蓋將帥非才致勞陛下親駕戎輅冒犯雪霜當戎寇之
深入也羣議皆務城守若非決於宸斷盡出禁衛驍勇卒陳
於此郊授以成算則前日敵眾侵奪必能戮彼渠魁遏其壯
勢又戎寇之退走也若會諸將襲逐必立奇功陛下復念其
請盟許其修好安民息戰示以好生不令激擊開其歸路臣

等無以展尺寸之功上曰北狄自古爲患儻思平日憤恚盡
議殲夷則須日尋干戈歲有勞費今得其畏威服義息戰安
民甚慰朕懷亦卿等之力也保吉進曰臣受命禦寇雖上稟
宸略至于戎人侵突之際分布行陣指揮方略皆出于繼隆
繼隆曰契丹之敗並出聖謀然宣力用心躬率將士臣不及
保吉上曰將帥如此協和其圖勳績軍旅之事朕復何憂

契丹雖北去未卽出塞從騎頗搔擾貝州天雄軍居民驚移
入郭詔高陽關副總管曹璨帥所部取貝冀路赴瀛州以張
凝爲沿邊巡檢安撫使李繼和副之選天雄騎兵三萬爲璨
後繼以躡戎寇敢肆劫掠則所在合勢翦戮仍遣使諭契丹
以朝廷爲民庶尙有驚擾出兵巡撫之意又賜王繼忠手詔

令告契丹悉放所掠老幼衛指揮使劉晉領兵奪戎人車牛
回 辛卯詔王超等分三路兵營在河南者步騎萬人赴澶
州命李繼隆石保吉領之 癸巳大宴於行宮宰臣畢士安
先以疾留京師是日來朝議者多言歲賂契丹三十萬爲過
厚士安曰不如此則虜所顧不重和事亦不能久也 王旦
權東京留守河北人民有陷虜者旦上言國家願出錢帛數
十萬贖其人歸 車駕發澶州張凝等奏率兵至貝冀戎人
候騎團結北去不敢侵掠覘得戎首與其母已過定遠軍王
繼忠具奏北朝以嚴禁樵采仍乞詔張凝等無使傷殺北朝
人上謂輔臣曰昨儻徇羣議發大軍會石普楊延朗所部屯
布沿河諸州邀其歸路以精銳追躡腹背夾攻則虜必顛沛

矣朕念矢石之下殺傷者多雖有成功未能盡敵自茲北塞
常須益兵河朔人民無日休息況求歡盟已議俞允若彼自
渝盟約復舉干戈因而誓眾中外同憤使其凌亡諒亦未晚
今張凝等出兵襲逐但欲絕其擾攘耳左右皆稱萬歲延朗
嘗言虜頓澶淵去境北千里許人馬罷乏雖眾易敗凡所標
掠悉在馬上願飭諸軍扼要路掩殺胡兵殲卽幽易數州可
襲取也奏入不報延朗獨帥所部兵抵虜界破古城俘馘甚
眾 李繼昌至虜帳羣情大感悅館設之禮益厚卽遣其西
上閣門使丁振奉誓書來上戊戌車駕至自澶州初至澶州
寇準每夕與知制誥楊億痛飲諧謔諠譁達旦上知之喜曰
得渠如此吾復何憂乎時人比之謝安旣而曹利用與韓杞

至行在議和準初欲勿許且畫策以進如此則可保百年無事不然數十歲後戎且生心矣上曰數十歲後當有能捍禦之者吾不忍生民重困姑聽其和可也準處分軍事或違上旨及是謝曰使臣盡用詔令茲事豈得速成上笑而勞焉

辛丑錄契丹誓書頌河北河東諸路始通和所致書皆以南
北朝冠國號上 乙亥知雄州何承矩言將來契丹使入界
欲令暫駐新城俟接伴使至迎於界首從之承矩又言使命
始通待遇之禮宜得折中庶可久行乃悉條上手詔嘉納仍
聽事有未盡者便宜裁處 初命內侍右班副都知閻承翰
排辦禮信議者欲以漢衣冠賜契丹使者承翰曰南北異宜
各從其主俗可也上從承翰議

二年十月遣度支判官太常博士周漸爲契丹國主生辰使
侍禁閣門祗候郭盛副之職方郎中直昭文館韓國華爲契
丹國母正旦使衣庫副使兼通使舍人焦守節副之鹽運判
官祕書丞張若谷爲國主正旦使內侍崇班閣門祗候郭允
恭副之自是歲以爲常 甲午使臣自雄州入奏言推場商
旅貿易於北境契丹國主弟曰隆慶者受其饋獻必還其直
又設酒饌犒勞之且言今與朝中結好事同一家道路永無
虞矣上謂輔臣曰蕃戎之情茲亦可見然更宜謹擇疆吏謹
守詔條也 癸酉契丹國母遣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留
寧副使劉經國主使左武衛上將軍耶律烏副使張肅副之
將見館伴使引令式不許佩刀上聞之曰戎人佩刀是其常

禮不須禁以令式傳詔聽自便留寧等感悅曰聖人推心置腹是以示信遐邇也 乾興元年夏六月契丹主聞帝崩集藩漢大臣舉哀號慟因謂其宰相呂德懋曰與南朝約爲兄弟垂二十年忽報登遐吾雖少兩歲顧餘生有幾因復又慟又曰聞嗣皇尚少恐未知通好始末苟爲臣下所聞奈何及薛貽廓至具道朝廷意契丹主喜謂其妻蕭氏曰汝可致書大宋皇太后使汝名傳中國乃設真宗靈御於范陽憫忠寺建道場百日下令國中諸犯真宗諱易之遣殿前都檢崇儀節度耶律僧隱翰林學士工部侍郎知制誥馬貽謀來祭奠右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寧引進使姚居信來弔慰左金吾衛將軍蕭日新利州觀察使馮延休弔慰皇太后 丁巳使者

入奠大行神御於滋福殿既而進慰書於東廂復於承明殿
進蕭氏書及其還也又辭大行於滋福殿退詣崇德殿閣門
使宣大行遺旨曰兩朝歡好務以息民繼及子孫永存誓約
又詣承明殿辭皇太后

太平治蹟統類卷四